

文 學 叢 刊

小 魏 的 江 山

陳 白 塵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小魏的江山

陳白塵

有版權

定價二元四角

# 小魏的江山

陳白塵 作

吳文行人

發行所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上海文藝出版社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 巴金學文叢刊

第四十卷  
第六冊

烟苗季  
山徑  
航線  
里門拾記  
小魏的江山  
夜工  
長江上  
長生塔

周文長篇  
白文中篇  
沙汀短篇  
蘆焚短篇  
陳白塵短篇  
蔣牧長短篇  
荒煤短篇  
巴金童話

聯，美國嗎！尹庚報告  
夜記  
魯迅散文  
旅人的心  
魯彥散文  
崇高的母性  
黎烈文散文  
白夜  
龍尼散文  
廢鄉存底  
沈從文書信  
新學究  
李健吾劇本  
野花與箭  
胡風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二十五平一月三版

# 目錄

小魏的江山.....	一
鬼門關.....	五三
打靶.....	一一一
最後的晚餐.....	一三五

## 小魏的江山

是一個冬天的晚上，大牢里已經收封。四周圍號子里電燈雪亮，當中央院心里滿是橫七豎八的樞柱影子。囚犯們都沒睡。噤噤喳喳地像一籠才出炕的小鷄子。

五號里龍頭朱永保像條母狗蜷在烟舖上。身子偎在兩床厚棉被里，只露出一副虛腫的臉，像是一團傷了臉的「麵肥」，張嘴閉眼打着鼾。嘴角上一粒金牙發出黃亮亮的光，口水從那兒掛下來，滴到棉被疊成的高枕頭上。躺在對面的吳家祥，眼珠子跟手上燒煙的簽子一樣靈活，骨碌碌地瞞着龍頭。趁他沒醒，足足偷抽了一大口煙。中央矮桌上圍了七八個人，王小保在推牌九。銅板跟骨牌敲着桌子響。烟舖對

面的一排舖，是張常錚他們一夥人下棋，看小說。靠裏一間，鄉下來的土老兒跟短期烟犯各佔了一半。中間留下一條小走道頂頭，是比小走道還寬一些的大馬桶，有腰眼高。像隻燒餅爐。睡在爐子旁邊的是楊小二子，他看見人來小便就頭疼——騷味倒不要緊，尿多了，明早抬不動，真要命！一個剃頭匠躺在被窩里唱十個郎。還有幾個在講「呆女婿」。靠在楊小二子旁邊的，却都躺下了，在一層破棉花胎底下凍得直發抖，哼哼喂喂的。

鐵鐐的聲音聽不見了，只有看守的皮鞋聲在櫥柱外響來響去，哭兒哭的，像打更。

誰也沒料到，總門外忽然叫聲：「五號新收一個……」

朱永保從夢里醒過來，拭着口水，睜大眼睛珠子問：「啊？……」

王小保剛贏了幾個錢，趁勢把牌一推，說：「收案子了！」

輸錢的罵聲晦氣，走開了。小伙計扒在櫥柱上等候接客，吳家祥摸出打人的傢

伙——毛竹板子。張常鐸那夥人打聽着是不是政治犯。唱小曲的講故事的，都住了嘴等熱鬧。看王小保今晚玩出什麼新花樣。楊十二心里也歡喜來了一個替死鬼。馬桶有人抬了，冷得發抖的人也住了哼。多來個人，擠得暖和平點。

朱永保趕忙合上煙槍，裝出不動聲色的架子。——這是他跟二號龍頭吳登雲學來的。瞇虛着眼，睜那進來的人。

一陣鐮鍊子響，櫥門開了封，新客人進來了。——是一個神氣活現的小伙子。個兒不大却很結實。胸脯子挺挺的，棉襖頭子擡得很高。頭有點歪，看人也就有點斜。——很像一隻歪頭看人的老公雞。他進門就放下破棉被和飯碗湯盆。

小伙許張志明對準他耳朵大喝一聲：「拿進去！」

新來的那傢伙却毫不吃驚，對他點點頭，「唔，唔。」兩聲，便向煙舖那兒走去。王小保一把攔住他：「聽見嗎？——哪兒跑？——站住！」

新客人這才住了脚，趕忙堆出笑臉來：「請問哪位是當家的老大？」



王小保眼睛一翻：「媽的，你充什麼好老？」順手給他一推：「號桶底下登登！」

●轉身便去抓毛竹板子。

大家都提起精神，知道好戲開了鑼。張志明一脚踢開他的棉被捲兒，問：「媽的，那邊有錢嗎？」一邊自己動手就翻。王小保轉身正要開口，那位客人站穩脚步，便笑道：

「錢——」他拍拍腰：「諸位大爺，錢也算個「景子」，有錢大家用，小的●也是混人兒的，這點規矩還不懂？可是老大哥——」他向王小保歪着頭：「一廟有個菩薩，一山有個神。既到了西天，還不讓小的拜拜佛麼？」歪着頭一轉：「諸位大爺，還對？」

●號桶即指大馬桶。

●「小的」是自謙之詞。

大家張着嘴想看看王小保的手段，沒答腔。朱永保看來客不像好惹的，丟下煙槍，「啊……啊我……」他正想爬起來，被吳家祥一把按下去：「不慌的！」

那里王小保冷笑一聲：「哼，你既懂得規矩，就登下來——你曉得大牢里不許問張問李麼——登下來。」

張志明跟幾個「吃份子」的一條聲吆喝着「登下來！」

「什麼東西！充光棍麼？」王小保袖子一捲，瞪起一雙金魚眼。「你他媽的也要見當家的？」肩膀一拍，「登下來！」

那邊已經使起「殺雞壓猴」的老辦法，把楊小二子打得鬼哭神嚎了。

新來的客人頭一昂，有點生氣了：「老大哥，這是什麼話——不看僧面看佛面，小的沒「資格」，黃二太爺總有資格罷！」

● 按份子分新犯人的頁禮的，是這兒的統治階級。

「什麼？」王小保楞一楞。

朱永保已經連滾帶爬地起了身，抹着口水子，叫起來：「啊啊……是黃二太爺那邊的麼？」連忙拱拱手：「請教，請教……」

王小保睜着一雙大金魚眼，還不相信。吳家祥却乖覺，屁股一轉，讓開煙舖。打聽小二子的住了手，毛竹板子掉下地。新客人也拱拱手：「小的是……跟二太爺磕過頭的……請教老大，可是這邊的……」

龍頭簡直有點慌。連聲：「不敢！不敢！」一邊邀上烟舖，一邊就嘻開虛腫的臉請教尊姓大名。

「小的叫魏子祥——大家都喊小魏小魏的。」新客人橫兒棒兒地踏上烟舖。  
「轉請教——」

王小保倒抽一口冷氣，沒想到這傢伙真是「門檻子」裡頭的人。既跟黃二太爺磕過頭，自然是「通」字班。朱永保都要晚一輩，自己更不要說。放下袖子，走開去。

別人的眼睛像他媽的火爐子，烤得他發燒。揭開號桶蓋子去撒尿，楊小二子一抽一抽哭得正起勁。生起氣來，兜頭就是兩拳。「媽的！壞喪啦！」

楊小二子哇的一聲叫。

小魏正請教過龍頭的「香頭」，多高。吳家祥敬過烟槍去，便呼呼抽起來。朱永保唯恐得罪了客人，便對王小保吆喝一聲：「不要鬧！」

王小保騎到龍頭的高舖上，閉起眼睛，擡起嘴，假装睡着了，眼泡子像兩只大核桃。吳家祥爬在烟燈前邊，一面打着煙簽，一面聽着他們談話，得到機會便幫着笑笑，說兩句討人喜的話。張志明敬了一杯茶，蹲在烟舖旁邊發楞。他不懂這是一個什麼角色。別的人更膠了嘴，只有豎起耳朵聽的份兒。

龍頭朱永保很巴結，不住地黃二太爺長，黃二太爺短地問個不休。末了便問到

小魏的官司。

小魏的頭一扭，拍大腿。「哼，老朱，你想想看，我們兄弟還能吃別的弄種官司！——還不是「盜匪殺人」的案子！」他更起勁地豎起大姆指說：「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殺了人，吃官司，還不是應該的？這有什麼？」上北門」●也不含糊，個把個無期●算個屁！——老朱，我們都是自家人，你說還對？」

朱永保連聲：「是的，是的，」心里却不由一驚。——又是一個無期大老闆！真吃不消。

王小保偷偷張開眼，瞞了小魏一下。順眼看見張志明，正伸出個舌頭對大家做鬼臉哩！

● 上北門是這地方的上法場的意思，等於南京的上雨花台。

● 無期即（無期徒刑），因為一個人可以判到若干個的「無期徒刑」，所以他這裏說「個把個」。

第二天一早，剛開封，朱永保陪了小魏去見過各號子的龍頭。大家很客氣，都說請他幫幫忙。二號龍頭吳登雲又問了他一些外邊的情形。一號許桃兒還拍拍他的肩膀，請今晚替他接風，要各位龍頭作陪。

拜過龍頭，吳家祥就陪他到院子裏晒太陽。小魏心里比太陽還暖和，跟熨斗燙的一樣舒服。滿院子都是難友，鉄鍊像八音鐘，叮叮嚕嚕響。大家都把眼睛睜得很大，盯住他。他的頭昂得更高些，——可是有點斜。在人縫里搖來擺去，活像一隻在小雞隊里高視闊步的老公雞。

院子裏晒太陽的人慢慢登下來了：三個一羣，五個一堆在談話。談的都像是關於這位新客人的。——自然嘍，誰見過這樣新案子？一進來就自由自在晒太陽，龍頭們都來巴結，吳家祥還拿出香煙敬他哩！——

「老魏，再抽一支罷。」吳家祥擠着菜豆眼笑。

小魏今早香煙抽得太多了，嘴有點乾，不想抽。——可還隨手接過來，指頭一彈，香煙就掛在嘴角上。——馬上向大家斜了一眼。

大家看得快流出口水了罷。小魏肩膀頭子向上扛扛，胸脯子挺得更高，但一下看見自己的棉襖頭子太癩脚，心上一陣螞蟻爬似的，有點不舒服。五號龍頭朱永保走向二號去了，人家是黑仔羔的袍子，上絆子。一號許桃兒也向二號去了，看他的袍子，是二毛的。就是這跟在他身旁拍馬屁的吳家祥罷，也還是冲嘩嘩的新棉袍子；誰像他這件破破爛爛的棉襖頭子？脚上一付鉄鍊又笨又重，連鉄帶子都濕脚，——是他媽兩根破布帶子！

● 脚鍊都是釘在脚脖子上的，但有種鐵圈很大，可以抹到小腿肚上；鍊鍊很長，可以藏在褲帶里的，份量很輕，圈與鍊子都很細的鍊，叫「上絆子」。這是有錢有勢的囚犯才得弄到手的。

吳家祥揮去飛在小魏身上的煙灰，順便打招呼似的：「老魏，黃二太爺手下現在有多少……？」

小魏的眼一斜，披着嘴，挑起大姆指：「哼……起碼兩三千——哦，你的棉袍家里做的多少錢？」

吳家祥笑起來了：「老魏，你真是——混人兒的還有家……還不是在這兒弄的！」

小魏沒說話，想起作晚朱永保對他那末客氣，讓他睡頭等艙，●預備給他吃個「雙份子」●胸口就油膩膩的，頭一昂，彷彿已經登上了天。

●號子裏的鋪位是有等次的。像昨晚小魏睡的煙鋪旁邊是頭等艙位，張常野那一段是二等艙。楊小二子靠馬桶那鋪是最下等。而他對面較乾淨點的地方是三等——「吃雙份子」就是吃份子的，一人拿雙份兒。



走對面來了三號龍頭周天佑，對小魏點點頭，便把吳家祥拖向二號去。吳家祥要招呼小魏一起去，周天佑用膀肘子一搗，兩人走開了。小魏回頭一望，二號里的人很多。昨晚跟他動手的王小保正鼓着金魚眼盯着他瞧哩。

小魏頭一昂，丟掉烟屁股。——那還有寸多長哩。——煙屁股剛下地，就跑過三四個人來搶。一個傻里傻氣的傢伙，個頭兒很高，生着一付骨碌碌的大眼睛，在人檔里一揮手，別的人都跌跌爬爬跑開了。他拾起烟屁股，含進嘴，回頭看着小魏，便嘻嘻笑了。「嘻嘻……」

小魏不想睬他，正要轉身走。那傢伙嘴一撇：「喂！你也是無期！」

小魏有點生氣，沒作聲。看見那傢伙的一雙大眼，像要吃掉人似的，也有點怕。便輕輕點了頭，——跟沒點的一樣。那傢伙却笨手笨脚地，像一隻大鵝似地，拖着鑲搖過來了。一邊嘻嘻開他的很結實的嘴巴子：「嘻嘻……我也是無期！」

「你也是無期？」小魏看他那副形兒，破氈帽，破棉褲，毛窩鞋，比自己還不如，就

不相信。「吹牛皮……」

那傢伙眼一鼓，也生了氣。「媽的皮，哪個跟你吹牛皮！」他轉身搥走了，嘴里咕  
嗙咕嗙地：「活該活該……該揍……」

小魏頭一扭，正要開口罵，吳家祥打後面拍拍肩膀，低聲說：「老魏，老吳請你。」

小魏回過臉，看守劉大個兒正擦過身，出鐵門去了。便問：「有什麼事？」

吳家祥垂下眼皮，低聲說：「請……請你去抽煙……」

小魏心里又一樂，提起腿跟着進了二號。二號龍頭吳登雲的高舖上，一並排坐  
着吳登雲，許桃兒，周天佑三個人。高舖面前烟舖上躺着四號龍頭王少堂跟六號龍  
頭韓正清。朱永保却縮在烟舖一角上。靠着樁柱，站着各號子里的吃份子的。一個個  
都泥塑木雕似的，睜大眼睛盯住他。沒一個人站起身，也沒一個人打招呼。小魏心底  
一楞，暗叫一聲：「不好。」再回頭，王小保已經堵在門口，便硬着頭皮走過去。還裝做  
沒事人兒，歪着頭。

「哦，老吳……諸位老大……」

吳登雲突然一翻臉，「砰！」桌子一拍，吆聲：「不許講話！」

小魏大大吃了一驚，一眼瞥見靠牆柱站着的那些吃份子的已經圍在背後，便知道什麼都變了卦。再看朱永保頭縮頸地躲在一邊，心里更有了數。馬上蹣肚子一挺，站得牢牢的。向吳登雲笑道：「吳大爺，什麼事生氣……是小的得罪了麼？」

吳登雲臉子一板，突出重下巴。「好小子！你有種！——想到大牢里打天下麼？來罷！」他拳頭一捏，站起身。「我問你——黃二太爺是你什麼人？你吃的什麼？弄官司判幾年說說說！」他的手指頭指到小魏的鼻尖子上。

小魏頭一縮，退後半步擺着一隻手。「噫，噫，噫，吳大爺，您別生氣。真人面前不說假話。小的還敢欺您麼？可是小的也混了幾年事……小的「老頭子」跟黃二太爺碰過頭……」

吳登雲雙手插腰，瞪着眼：「放屁——說實話！」

烟舖上的朱永保氣鼓鼓地爬起來，衝着小魏說——

「你說你說媽的皮，媽的皮你欺負我呀！你欺負我呀！他那虛腫的臉更發白，活像個爛爛的，只喘氣兒！媽的，你欺負我呀！你欺負我呀！你欺負我呀！……」他舉起兩個子吹盜案哪，屎毛灰的五年官司吹無期呀！你狗入的！你狗入的！……」他舉起兩個活抖抖的拳頭，恨不能打過去。

小魏對着朱永保斜一眼，老實瞧不起這蠢傢伙。

吳登雲揮開膀子一攔，把朱永保推回烟舖上。「不要你嚕嚇！」掉過臉來，「媽的！你說能！」

小魏看看朱永保那形兒，就笑道：「吳大爺，您老明白人，小的不敢欺騙您老人家……」

高舖上的許桃兒脚一蹬：「放你奶奶的屁！你欺騙他朱永保，就是欺騙老子們！」

——老吳，講屌壞！——「發！」

幾位龍頭一條聲地：「揍！」

吃份子的摩拳擦掌，亂嚷着：「打死這狗入的！」

小魏的眼睛四面一掃，想找點什麼東西，可沒有。便把牙齒一咬，正要說話。吳登雲開了口：「別嚷——小魏，說罷！願打願罰——罰，拿一百塊錢出來請客——不，骨頭長硬點兒！」

吃份子的一窩蜂圍緊他。王小保抓了膀子就想拖。小魏頭一昂，拍拍胸口對着吳登雲：「吳大爺，小的算不得光棍，也算不得甩子，小的也是混人兒的錢，沒有那末現活要命，有一條！」再拍拍胸脯子：「賭打，一抵一個，聽您吳大爺挑出來！賭人多，小的不含糊，」胸一挺，「來罷！打到死，我小魏要喊一聲疼，不算有種的！」

吳登雲的肥臉上有點發紅，牙一咬，當胸給小魏一掌：「媽的，看看你的種！」

王小保就勢把小魏向後一拖，拳倒在地鋪上。舉起拳頭就擡。小魏牙根一咬，一翻身，把屁股朝上，護着小肚子。十幾個吃份子的舉起拳頭跟毛竹板子，像雨點一樣。

落在他的屁股和腿肚子上，滿號子里只聽得打人的使着勁：「嚇嚇嚇……」皮肉  
壓着嗓子嚷：「度度度……」小魏却一聲不響，像一隻死豬。

等大家疑惑他斷了氣，才放下手。可是翻過他來看看，嘴唇上流着血，血里面有  
着牙印子。翻着眼，喘出着：「好！我小魏識得你們！」

大家一窩蜂跑開了。

三

當天晚上，小魏被五號里摔出來，睡到四號跟五號中間轉角上一個小號子  
里。

小號子是沒人管的號子，沒有龍頭，更沒有吃份子的。住在里面的案子要不是  
癱癱瞎癩，便是不通家信，窮斷了筋的小官司。有時住住打遞解的過路案子，但一天  
半天就走了。這是爲了各號子排洩廢料案子而設的，是龍頭們的化外之區。

這里連小魏住了六個人。小魏靠緊外邊的樞柱，睡里邊是個判了一年半徒刑的煙犯周二寶。再里邊是害羊癲瘋的小劉。靠里邊牆的是楊老頭兒，是個被人誣栽的政治犯。——四個人的脚那頭，橫睡兩個人，挨着牆。外邊一個是欠租的瞎子梁正富，里邊一個是小竊盜薛小三子。

這里，沒有人要打他，也沒有人睬他。他來，睜着眼瞧瞧。各人死抱住自己的地鋪，就像一輩子不想離開似的。小魏的暗傷很重，屁股跟腿都青腫了，只好躺着。當晚，頭蒙在被窩里，低低哼了一夜。第二天，傷沒好，却有了精神。整天播着樞柱罵——

「媽那格皮！這算他奶奶好老嗎？——是他媽媽毒種！多少人打一個……哼！我小魏是漢子，打罷敢打死了才是雄子……不打死，總有一天……我小魏是好惹的……奶奶的，等着瞧……」

罵過來，罵過去，沒人理。倦了，便轉過頭向周二寶招呼：「大爺，你看，這算他奶奶英雄嗎？把老子騙進號子，二三十個幹一個，老子手都不同……他奶奶格皮！這是混

人兒的……活彘種……」

周二實不敢作聲，只抿着嘴笑。四斬方黃燦臉上掛着不靠骨頭的皮，發黃的眼白子都藏起來了，只隱虛着醬色的眼珠子，向他看着。他心里也痛快，自己不敢罵，聽人家罵罵也斂眼。他是癡發了挨許桃兒攆出來的。

小魏把頭歪在磚頭做的枕頭上，還釘住問：「大爺，你說這是他奶奶哪家理……狗入的……」馬上轉臉向着樞柱外邊又罵：「媽的皮彘種呵……是漢子，等老子傷好了，一抵一個拚拚……」

周二寶趕忙掉過臉去，怕惹禍上身。小劉摸着虱子，一邊睜大眼睛發呆。薛小三子緊緊棉襖頭子，走到樞子門口，向小魏丟了一眼：「你這傢伙……光棍不吃眼前虧……」拔腿溜到院子裏去了。

靠里邊牆的楊老頭兒咳嗽着，自己在嘍咕嘍咕地說：「大字里還講理麼……人怕狼，鬼怕惡……嗯……哪個狼，是那個的天下……」他嘆了一口氣，摸出一塊



磚頭跟一小塊花石，吐口唾沫，便「嗤嗤」磨起香煙咀子來了。

梁正富倚在牆上不作聲，呆呆地像座木雕神。聽到小魏的話，奇怪這傢伙有這末大的胆子。他在想：要是這傢伙欠了租，一定不會挨抓來吃官司的。

小魏楞一楞，嘴里還是叮兒噹兒罵。

前天院心裏碰見過的那儂里儂氣的高個兒又幌着一付大鏡，搖來了。噙開嘴，向櫛柱里一張，便笑了：「入格，小魏，有種！」豎起大姆指，伸進櫛柱里。

小魏心里一亮，忙把頭一抬：「老弟兄，請教你尊姓——」

那傢伙還噙着嘴：「我哇……我叫羅富林。入格昨兒……噱……」他口水拉拉地笑：「昨兒你有種……」

小魏胸一挺（冷不防屁股底下一陣疼，牙一咬，過去了。）裝出笑臉子：「這算什麼；小魏不是蠢漢子：去年在火車站長樂茶館裏，還不是十個人圍住我，要怕一點，不是人養的走綁腿裏拔出「七寸子」。」他的右手捏出一個生薑拐，就像抓住

一把刀子，望下身子戮去：『就朝大腿上扎扎！扎扎！攪了三刀，考究一條腿，血染得通紅，不許咬一咬牙！把「七寸子」朝桌上一扎，叫一聲：「來罷！」鬼也不敢動……』他換了一口氣：『昨天……昨天算他媽的什麼？盡是耍種……』說到這裏，不由得更來氣，破口罵出來：『操他媽媽！盡是耍種……』』

羅富林噙着嘴，『嘻……給我們老吳聽見嘍……』

院子裏跑進一個人來，大聲嚷着：『媽的皮！他還「放快」麼？揍死他！』

羅富林回頭一看，見是五號的王小保，轉身就溜。小魏看見那雙金魚眼，真就「仇人見面，分外眼明。」恨不得跳起來：『可是屁股上一陣疼，只好牙齒一咬，睡着不動。』

● 短刀，七首。

● 「放快」罵人。

的皮！

王小保撈起個巴掌，對準小魏的嘴巴子就「拍拍」兩下子。「還罵能——媽  
傷好了……」

王小保逼住氣，漲紅了臉，挨了兩下，咬住牙：「這樣打人還不算有種……等老子  
「好！你打罷！」

「再罵——再打！」

「我認得你！」

號子裏沒人出氣兒，大家都呆着不動。王小保抹着袖子走了。「看你再罵……」

「老子偏罵——再種！」

王小保已經去遠，大家才透口氣。小三子走回來了。埋怨他：「我說光棍不吃  
眼前虧呀……」

「媽的小魏不充委！」

薛小三子向外瞥一眼。「大丈夫報仇，三年不遲……」

小魏的牙齒格格一聲響。「媽的，三年老子三天也等不得！」

薛小三子不再說話，小魏也在肚子裏想，屁股跟腿肚子還疼得兇，乾着急沒得用。——奶奶的，等養好傷再說！

小魏慢慢養傷了。

可是傷也不容易養。一天兩頓糙米飯，拌着稗子跟砂石，牙齒都可以礮得掉。一盆青湯，做得了鏡子。兩片菜葉像兩條小魚遊來遊去。沒鹽沒油，比開水還難吃。——仗這份口福，養得好傷麼？楊老頭兒磨一兩個香煙咀子，換得百十文，還買兩根蘿蔔乾子咬咬；薛小三子毛手毛腳的也有點鹹菜吃；小魏每天打牆柱縫裏看見人家大魚大肉提進號子，熬得住麼？他不能像小劉，站在別的號子門口等人賞些碗腳子，也不能像周二寶，呱呱舌頭吞吞口水算過癮。他要想：——人家也是人，我小魏也是人。

誰長得六頭六臂呀！

但如今的小魏不過還不能動罷了。——等傷好了再說。

還末着，小魏的傷不久也好了。

「媽的，我小魏是銅皮鐵骨，怕什麼？」他得意地說。

傷一好，小魏就到院子裏溜溜。他雖沒出過「公事錢」，換頓毒打也算是資格，沒有人敢惹他了。各個號子裏雖去不得，昂起頭在院子裏逛逛，那勁兒跟頭一天沒兩樣：頭一斜，揚起右邊的臉，一搖一擺地逛來逛去，活像一隻老公雞。有時在毛廁裏登登，跟羅富林談談開公事的情形，才知道大牢裏單靠官司大還沒用。五號朱永保不過八年官司，只因爲是許桃兒的同案，就抬起來做龍頭。像羅富林官司吃到無期，不過吃個「半份子」。五年八年官司喝清菜湯的多得很哩。

「他奶奶格皮欺服人是這樣欺服的呀！沒碰到我小魏，我要真是他媽的無期。」他從毛坑裏站起身，用褲子兜兜腿襠。「叫他們一個個吃老子的屌！」

羅富林嘻嘻笑了：「吹牛皮……」

「吹牛皮是他奶奶皮狗入的！羅富林嘍！跟你拍個巴掌，只要弟兄們架架勢，就憑這五年官司也跟他们拚拚！我小魏會把事情忘記哪？我跟他們是「兩截圍大褂子——仇有腰深」哩！江山是人打的，我小魏一天得勢，決不虧待弟兄們！老大哥，記住好了！」

回到小號子裏，看看地方還不算小。據楊老頭兒說：有年人多，也住過二十個人。三號也還住不滿三十。馬虎夠用的。這天，小魏整整想了一夜。第二天晚上才跟號子

● 兩截圍大褂，是一種上身夏布，下身綢子的長衫。因為綢子高到腰裏，仇綢同音，所以「說

仇有腰深。」

裏五個人開了口——

「諸位大爺，」他盤腿坐在地鋪上，手摸着鐮鍊子。「我小魏跟大爺們商量商量我們號子裏國家大事……」

周二寶臉上的皮一繃，倒下身推說要睡覺了。薛小三子的老鼠眼一骨碌，「噲」了一聲。瞎子梁正富豎起耳朵聽。楊老頭兒停下磨煙咀的手用眼睛瞟着他。小劉自然是睜一雙大眼等着。

小魏宣佈了他的政見：大號子要吃飯，小號子也要吃飯；大號子能開公事，小號子自然也能開公事。人家大做，我們小做。小號子不能挨號子收新案，就等打遞解的，跟人家不要的窮案子。人家吃肉，我們啃骨頭，總不算犯法。逮到一個是一個，剝多少錢算多少。也不要拿出去跟着守拆眼。大家六個人，不欺一個，不減一個，二一添作五，六股六攤。只要大家肯幹，什麼都包在小魏一人身上。

「殺頭槍斃我小魏，一人承當。有錢大家用！我小魏還不夠朋友麼？」小魏扛着

頸項問：

「好！我贊成你的！」薛小三子雲把着老鼠眼，叫。

楊老頭兒說他自己是不反對，不透風，也不管事。大家分把他拿着，不分，也不要。周二寶這時也爬起身，他說：「凡事要有魏大爺擔當，誰還不肯祇要……」

小魏拍拍胸膛：「牽帶你們，我小魏不是人養的！」

其餘兩個沒講話。——大事就這末完成，靜等生意上門了。

過不了三天，小號子裏收進一個煙犯。是二號裏不肯收，送過來的。看樣兒也是窮斷了筋的傢伙。小魏不嫌窮，東詐西問，都沒弄到錢。末了在腿襠裏搜出一小包煙灰，小魏有了勁，又在破棉花胎裏抄出兩塊錢鈔票，這一下，小魏是眉飛色舞，滿號子也就歡天喜地了。

兩塊錢六個人攤，每人三角三分三。只是鈔票是整的，沒法分。大家公議：放在小魏枕頭底下，明早托人來換銅板。



那知第二天一開封，大家打了水，正在洗着臉，突然擁進頭二十個人，爲頭的是王小保，押尾的是吳登雲，跟薛小三子。進門先看住小魏，隨手打小魏枕頭底下抄出兩塊錢。吳登雲喝一聲：『拿了走！媽的皮他也要吃巧食！』

小魏掙脫手，跳起來就罵：『你狗入是強盜哇！老子開的公事你搶哇！我操你祖奶奶！我小魏操你家十八代呀……』

正罵着，進來三個看守，拖出小魏，加釘了一付鐐，說他是私開公事，還嚷着要送法院。

這晚，小魏氣得沒法，撲倒薛小三子就打。一直咬破他半隻耳朵才住了手。第二天薛小三子調進二號去了。

可是小號子裏再也不收案子了。

十多天以後，一個下午時分，小魏站在當中央院心裏，昂着一個歪頭，向四邊號子門口瞧瞧，就像在輪船碼頭上把風的一樣。各號子門口都有他的手下，在那裏沒事人兒似的搖來幌去，等候他的號令。

這些手下都是羅富林替他找來的。——是各號子裏不放在眼睛上的人物，有的像朱小四子，十年的匪案，在三號裏也祇吃個半份，幾回想加個全份，周天佑總不肯有的像一號裏獨眼龍于本金，一個銅屑子拿着，每早却要挨逼着抬號桶的傢伙。有的像五號裏楊小二子，永遠挨人家打罵的……一共十二個人，每號子都有一個，全投了小魏了。因為小魏拍過胸脯子：『等我小魏打下江山，大家有飯吃，不欺一個，不滅一個，按股公攤……只要各位架架勢，齊齊心，先打下江山再說。』

大家賭過咒：『哪個不齊心是狗狗入的！只要魏大爺出辦法！』

『好！抓烟燈！』小魏馬上提出了辦法。

各號子到了飯後，總要開一次煙燈的。小魏打算來它一個一網打盡，便定了日

子起事。

每號子兩個人，一個在號子門口遞「點子」，一個在號子裏做埋伏。小魏在院子當中做總司令。總司令等各號子的「點子」到齊了，就發出號令，大家一起動手，衝進各號子抓煙燈，不讓逃掉一個。

小魏黝黝一號，一號門口的獨龍眼抹抹頭髮，小魏也抹抹頭髮。二號的羅富林還嬉着嘴呆望，沒「點子」。三號也沒有。四號門口是個小當兵的羅金標，他挨龍頭王少堂打過兩個嘴巴子，正向小魏摸摸嘴巴——這是他的「點子」。五號朱小二敲敲飯碗，六號張三麻子大聲吐口痰。小魏走到朝北的鐵門口張張，看見值班看守沒進來，主任也正在家。又相相這四角斬方的院子裏的情形：大家都蹲在號桶上，地上閑談，沒注意。小魏心裏一樂，像慶斗拉的，抬頭釘住羅富林。羅富林丟出一塊小

石頭接着，三號的朱小四子也大聲咳嗽一聲：「咳嗽……」

小魏的袖子一捲，拿出架子：兩手插腰，向四邊一望，沒什麼動靜——打小肚子底下嘆一聲：「他奶奶！看老子的！」

小魏抓下頭上的破瓜皮帽，向四邊一擰，然後朝天上一擰。各號子門口的人一起衝進號子去，一條聲嘆：「抓抓抓！」

小魏轉身奔向鐵門，雙手撲打着：「開門！開門！抓煙燈！抓煙燈！叫主任進來……」

院子里的人一窩蜂跑過來，當他發了瘋。

各號子里一片聲亂嚷：「抓抓！抓煙燈！送法院……」

另一片聲音：「打打！打打死這王八蛋……」

號子里地板像打鼓：「東東東！」

上百副的鐵鍊嘩啦嘩啦亂叫。

院心里的人又轉身向號子跑，號子里人向外衝。

聲音漸漸渾糊得聽不清。只有小魏撲打鐵門的聲音頂高：「快開門！抓煙燈呀！請主任進來開門！開門……」

鐵門還沒開。

羅富林抱住一根煙槍，從二號里朝院子裏跑。聽着拳頭竹子打在肩上，頭上，不回頭。只死護住煙槍不放。跑到院里就嚷起來：「送法院！送法院！媽媽皮賣大煙……」

後邊跟着一個禿頭小傢伙，兩手抓緊一盞煙燈，豆油在棉襖頭上望下淌。「小魏小魏抓來了……」

三號里的朱小四子舉起煙槍當兵器亂砍亂戳，打出號子。左手還抓住燈。四號里打成一團，小當兵的羅金標噉噉哇哇亂叫，不見跑出來。一號里的于本金跟王和尚空手逃出號子，後面飛着竹片板凳，五號六號都得了手，一枝箭跑出來。朱永保跟在後面直跳：「楊小二子！我沒虧負你狗入的放下來……」

韓正清還在揉着眼睛，跑出來：「媽媽皮誰跟老子搗蛋！」

各號子像蜂房，人是一窩蜂吐出來。小魏的手下都聚到一起。只抓到四根槍，五盞燈。——一號里沒得手，四號里的煙槍打斷了，羅金標撕破了軍衣，祇抓了一盞燈。各號的打手隨後追出來，想奪槍。小魏的手下飛起院心，號桶蓋子當兵器，向後反攻。小魏的鐵門還沒叫開，翻過身來向前衝。腳下的雙鏡也累不住他，衝進人檔就左一頭，右一頭，直撞過去。王小保挨他撞倒了，吳家祥也一個跟跄退回去。隨手搶過一根竹片，在人頭上亂舞。他的手下，一個個都拚命上前。各號子的人手雖多，也有點吃不住。二號的吳登雲站在號子門口，大聲嚷叫：「弟兄們都別動手！跟他上法院好了！看他們咬掉老子的屌……」

這末一嚷，有些人慢慢歇手了。這時鐵門一開，看守沒進來，一號龍頭許桃兒倒溜出去了。小魏還沒住手，向前攻。院子四邊有些看閑的，都叫起來：「小魏真有種！」這時鐵門倒開了。進來了八個看守跟一個曹主任。一片聲吆喝：「不要打！不許

打不許打有話說話……」

小魏這才住了手。轉過身來。「好，把我們送法院……」

旁邊走過張常錚來，用膀肘子向小魏一搗。「留神煙槍！上法院去，別怕……」

小魏像沒聽見，直衝着主任嚷：「抽大煙，賣大煙。人賊現獲沒得話說，送法院！」

——法院里講理……」

曹主任冷着臉，——那是一付尖得可以戳手似的三角形的臉。——喝一聲：

「不許嚷有話好好說！」

小魏又向前走一步，扛着頭：「有什麼好說——上法院！」

「爲什麼上法院？」

「噢！」小魏的嘴一掀。「曹主任，你裝什麼佯——這不是大煙槍？人賊現獲，還

要什麼？」

曹主任彷彿才知道，便問：「這大煙槍是哪兒來的？」

「哪兒來的——抓的是各號子的龍頭的」

主任的臉又一冷：「什麼龍頭不龍頭，胡說！」

一個看守說：「代表就叫代表，哪里有龍頭！」

滿院子都不吵鬧了。大家被主任的威風嚇住了。小魏却不耐煩：「不管什麼龍

頭代表，吳登雲他們賣大煙，抽大煙是真的。請你主任把我們送上法院，不講費話！」

他的手下一條聲兒嚷：「送法院！送法院……」

「不許叫！」曹主任裝出很生氣的樣子：「你們知道自己先犯了法嗎，咳？」

小禿子叫道：「抽大煙才犯法哩！」

「胡說！」曹主任轉臉一睜：「抓煙燈爲什麼不來報告你們是什麼人，你們能

摸嗎？自己動手，亂打亂鬧，你們想暴動嗎？咳？」

王小保叫道：「對了！他們自己的煙槍栽賴人的！」

吃份子的就亂嚷起來：「我們沒有煙槍……煙槍是小魏的……全是小魏的！」



……  
小魏雙腳一躡，縱起身來罵：「入媽媽毒種！說你媽媽毒種話！有種抽大烟，就跟老子上法院。」

小魏的手下一口氣叫：「毒種！毒種！」

主任抓到把柄了，冷笑一聲：「噢！原來是你自己的混賬！」  
「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的！」吃份子的大夥叫。

小魏氣得像條牛，亂躡亂跳。「放屁！放屁！」衝着主任的臉。「你也放屁……」

曹主任急忙朝看守背後一退。「混賬！人家都說是你的還賴嗎？——你你這樣子真要造反嗎，——暴動嗎，咳……把……把他抓起來！」

八個看守攔住了小魏，小魏急得沒有法，便叫道：「好好！你說是老子的就是老子的！抽大烟犯法的，你把老子們送法院罷！老子大烟槍是你送進來的！大烟是賣給吳登雲六個人吃的！送送送法院！不送法院你也是毒種！」小魏隔着八個看守，指着

主任罵。

院子四周哈哈一陣笑。『小魏有種……好……送法院！』

主任乾生氣，退後一步，罵道：『混賬！混賬！就把他送法院……先把他抓起來！還

了得……』他先退到鐵門口。『拿拷子來！送法院！』

『好！』小魏雙手拍着肚子。『老子不去是尋種！你不送也是尋種！』

四邊有人哄叫：『好！』

拷子拿來了，主任要先拷小魏。

『不行！先拷龍頭！』

『胡說！他們不抽大烟，不賣大烟，拷什麼？』主任指揮看守。『先拷他們！』

『放屁！我賣大烟，他抽大烟，爲什麼不拷！不行！』

小魏的手下一條聲：『不行！不行！拷拷！』

四周圍也有人幫助喊：『先拷龍頭！先拷龍頭！』

曹主任發了楞，轉臉關照看守：「先叫閒人進號子！」

攆小鷄子似的，八個看守分兩邊，邀着大家進號子去了。那些閒人一進了號子，更高聲嚷：「拷龍頭！拷龍頭！」

乘着人亂，曹主任對吳登雲使個眼色。吳登雲乖覺，馬上嚷道：「好，我們大家一起去。誰充喬麼？來，先拷我！」

看守先來拷了吳登雲，曹主任又叫了四個看守，帶了幾付拷子進來，六個龍頭，小魏跟他手下一共十九個人統統全拷了。烟鎗烟燈全拿在看守的手里。曹主任點了數，說前邊預備送法院的公事，要各人回號子帶些衣裳被頭，當晚要在法院看守所住夜，不能回來。龍頭們一溜烟各回自己號子去了，小魏也想帶着破棉被，就跟着曹主任和一個看守回他的小號子。小號子里別的人都進了號子，櫥門虛掩着。小魏忽然心里一動，正想回頭，後面四只手一推，喝聲：「進去罷！」

「哎呀！」小魏大叫一聲，再回頭，櫥門已經帶上，要上鎖了。

「媽的進法院了」鎖門的看守說

小魏蹦起雙腳，要奪門，手拷上了。「媽媽……」正想罵（嘿）一口痰，對準櫃柱外邊的主任吐過去。「我入死你媽媽的！曹主任啦！我操你妹子！你是他狗入籠頭的灰孫子！我操……」

曹主任轉身就走，一邊揩去臉上的痰，看看各號子的櫃門都關上了，一溜烟出了鐵門，洗臉去了。只聽得各號子里起了同樣的叫罵。但馬上罵聲沒有了，又起了打架的聲音，接着是挨打的嚎叫的聲音。

只有小魏的叫罵沒斷，但嗓子越叫越啞了。

五

小魏關在號子里整天罵主任，一連罵了兩天。主任沒有法，叫個看守來做好做歹，把他的手拷跟後加的一副簾都開了，這才住了嘴。——可是他一出了號子，又叮

叮噹噹罵起來了。

「媽媽格皮！這算本事嗎？串起來騙老子呀——好，等着瞧！我小魏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漢，想吃倒老子呀——」  
「嚙！碰兒給碰兒錢，撞兒給撞兒錢！」他把肚皮拍得嘮嘮響。「等着罷，有那一天！」

但從此，小魏也不再亂嚷亂叫了。整天閉着嘴，歪着頭，在院里逛來逛去。像一隻不說話的鱷魚。羅富林那班傢伙挨過一頓揍，不許出號子了。有時在毛廁里碰到面，小魏却咬住牙說：「老弟兄，不着急。我小魏能吃這個悶兒麼？只要有那一天，總會對得起諸位弟兄！事情慢慢來，大丈夫報仇，三年不遲！是不是？總有那一天！等着就是了！」

一霎眼，春天又過去了，看看到了夏天。一號北邊那個小澡堂子時常開門了。本來，官家半月燒一次，到這樣熱天，還是老規矩，多燒一次都不肯。龍頭們自己也想洗，就想法子自己燒。六個龍頭湊上兩塊錢煤，叫號子里小傢伙挑挑水，堂子就開了。

除了龍頭自己洗請請一些有錢有勢的闊老跟吃份子的其餘的人要洗得出五個銅板，才得進門。澡堂的門口放隻大號桶，算櫃台；一個吃份子的攔門坐着。還得看看你身上髒不髒，灰垢多點，有瘡有疤的，就有五個銅板也得等大家洗完了，洗泥水腳子。——沒有錢，就別談。

有一回，龍頭們又燒澡堂子了。一班有面子的人物跟龍頭正在說着，門口的櫃台還沒擺。小魏吃了飯，一頭衝出院心，看見龍頭開了門，回去脫了褂子就來洗。看門的正是五號吃份子的吳家祥，一把攔住他。

「喂，喂，小魏！睜睜眼，攤不到你洗哩！」吳家祥橫擋在門口，手攔住門，睜着一雙睜不大的豇豆眼，那麼輕飄飄地說。

「什麼？」小魏一翻眼。

「什麼？——你先打聽打聽今兒堂子是哪個燒的？」

「管他媽的皮哪個燒的？天王老子燒的我小魏也要洗！」

「放屁——你的皮倒又着癢啦？」

小魏像兜頭挨了一刀，從小肚子底下來氣，捏起拳頭對準吳家祥胸口拼命一搗。「我操你媽媽！」

吳家祥一個筋斗跌進澡堂子門里去了。小魏正要舉起拳頭搗，澡堂里六個龍頭一條聲嚷起「打」來。背後又伸出四隻手，把小魏抱住。「媽的，你又闖禍啦！」

澡堂里龍頭們只是嚷：「揍揍！今天揍死他！」

兩個看守把小魏朝小號子里拖。「人家自己燒澡堂子，有你洗的麼？又胡鬧，找苦吃嗎？」

小魏的嘴像倒了口子的水，只顧潑口大罵：「龍頭怎幹？我操死龍頭的祖宗十八代！我小魏是漢子，你媽的龍頭是畜種，敢跟老子拚一拚嗎？我操死你祖奶奶老子偏要洗澡！老子偏要……！」

小魏祇顧罵，却不防已經被看守拖回小號子了。但澡堂里沒人出來，他罵得更

兇。兩個看守只恐嚇着：『再鬧，又要拷了！』

小魏只顧罵：『老子怕拷不是人！老子偏罵他狗入的！老子……』

外邊叫聲：『看守先生！』

兩個看守轉身就走。小魏馬上繫繫鑲帶，正想跟出去，那外邊已經衝進一隊人來——正是六個龍頭，領着一班打手，都勒一條短褲子。雄糾糾地只喝聲：『揍！』跑進來不問青紅皂白，推倒小魏就打拳頭，脚，小板凳，直朝身上搯。一號許桃兒蹲在小魏頭邊緝住他兩隻手，讓大家打個痛快。小魏還是媽媽奶奶罵。一個身子像條蛇，亂鑽亂踢，想從拳頭底下跳起來。只是兩隻脚已經緝住，白費力。腿上屁股上挨打得割心疼。一想起前回的事，心底一急，便縱起頭來，張口去咬許桃兒的腿檔。許桃兒『哎哇』一聲叫，伸手去護。小魏便空出手來，想朝起爬。可是人多手衆，大家按住他，不讓起身。腿在身上還是不住地『拍拍拍』望下打。小魏一眼瞥見攔柱旁邊的飯碗，伸手抓起一隻來，朝地下一拍，碎了。使用碎磁片子向頭頂上一劃，頓時鮮血直流。



「哎呀！狗入的，他「開堂」了！」許桃兒叫起來。

大家一住手，看見一個鮮血淋漓的頭，暗叫聲：「不好！」轉身就朝外跑。小魏乘勢爬起來，抓了小板凳就望最後出號子的吳登雲肩土扎。一夥龍頭像鬪敗的公雞只顧逃。小魏追出號子，揮起板凳亂打，一邊嚷叫：「尋種！不要跑！老子打死你們狗入的！……」

一夥打手都溜跑了。只有許桃兒，吳登雲，韓正清三個應戰着。小魏像條惹瘋了的狗，拚命追着三個人打。滿頭滿臉都是血，簡直是個血球。嘴里還嚷罵着。三個人無法挨他的邊，只有招架着。看熱鬧的人也都遠遠站着，不敢過來。小魏的板凳橫掃直劈，吳登雲，韓正清都吃了幾下。許桃兒眼活手快，只向小魏屁股後跑，得機一把抓住他。

● 有種乞丐或者流氓，會自己割破腦袋，以流血恐嚇或詭詐人，這是對手最沒辦法的事，但

他是有方法保證自己不會送命的這種手段，一般稱爲「開堂」。

的鍊練子拚命一提，『公東』一聲，小魏倒栽在石頭地上。腦袋撞上石頭，又流了血，暈過去了。

吳登雲三人住了手。值班黃看守慌張跑進來。一看，紫了眼。『哎呀！怎麼打成這樣？你們想鬧人命嗎？』

小魏躺在那里像一隻割開頸項的鷄子，撲打蹦跳了一陣之後，不動了。黃看守跑去按住他的傷口，那傷口還像小河似的流着血，地上已經淌了一汪。黃看守嚷着要牙粉，面盆，水，跟紮頭的布。東西馬上都來了。看熱鬧的人也圍攏了。連朱永保也青着臉跑過來，罵着『狗入的。』黃看守大把大把的牙粉按上傷口，上去就變成銀紅色。再一霎眼，又變成了血。別的人幫助洗去臉上的血，但隨洗隨淌，止不住。

忽然，小魏的眼皮動了。一會兒睜開來，慢慢地瞞着四邊的人。黃看守只按住他，哄孩子似的：『不動，不動，我替你紮頭。』

等小魏看清楚了吳登雲在什麼地方，突然地，像一隻獅子，憑空縱起來。四周圍

的人看見鬼似的『哎呀』一聲望後退。小魏抓起面盆，連盆帶水向吳登雲扎過去，大家又驚叫一聲，併命向各號子逃走。黃看守竄進了毛廁，吳登雲慌忙地直向六號跑。朱永保同另外一位穿長衫的傢伙，跑時一個不留神，跌了一交。連忙跌跌爬爬也滾進毛廁里去了。小魏的面盆水潑到看閒的身上，並沒打中吳登雲，叫一聲：『不要命了！』拾起臉盆就扎吳登雲。吳登雲一步竄進六號，死抵住門不放。小魏再拾起面盆，在六號門上扎了一下，扎不開，再回身找別人，院子里連一個鬼都沒有了。各號子的門都關上，人都躲在牆柱里。張有一些人在那邊叫：『小魏……上法院……』

小魏頭上的血還流個不止。連全身都紅了，簡直是血缸里爬出來的血人。眼睛鼻子都看不見，糊成一片。他四面一看，沒了法，把面盆扎上鐵門，直嗓子嚷：『救命！救命！……打死人嘍！……開鐵門啦！……』

鐵門的小洞里有幾付眼睛在張望。小魏只顧『砰砰』打着門，嚷叫。不一會，鐵門打開了，擁進四個看守來。也不怕染髒了白制服，齊上手抱住了小魏。向小號子里

拖一邊很客氣似的安慰着：『小魏，小魏，不得了，這還行嗎？——你自己的性命要緊呀！趕快紮起頭來。有話慢慢說……』

小魏只嚷着：『好了！這下要你們好看！沒話說，送法院！沒話說，送法院！老子掛了彩了！好了！打得好！打得好！驗傷！驗傷……』

黃看守也從毛廁里溜出來。五個人把小魏抬進號子。好容易止住血，紮好頭。但小魏還是一個勁兒要送法院。五個看守說了多少好話，不中用。各號子和解的人都來了，提出多少和解的條件，比如請酒，道歉……養傷等等，都不中用。曹主任臉變了色，慌慌張張跑進來。找六個龍頭嘍嘍咕咕講了大半天。一會兒六個龍頭又跟着主任跑出鐵門。這末跑進跑出，大家都冷着臉，像死了老子娘。末了，曹主任請小魏出去談話，也不去。最後，五個看守抬一個，硬把小魏抬到主任房間里。

主任很客氣，先看看小魏的傷，又敬了一枝烟。然後笑問道：

『小魏，你到底要什麼條件呢？——殺人不過頭頂地呀！是不是呢？老魏！』主任

還拍拍他肩膀。

主任又摸摸他的頭，便驚訝地叫：「哎呀！哎呀！……」又說：「你看你淌了這末多血，身體吃得住麼？馬上就得養養傷才行。要是送法院，法院里能讓你養傷麼？你自己先得吃虧！而且官司就打贏了，你又有什麼好處呢？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你老魏是明白人，他們得罪你，多少還給我一點面子嚟，是不是？哈哈！……」

主任的好話說得太多了。總結一句：只要小魏提出條件來，都好辦。

小魏在主任桌上鏡子里看見自己白得像張白紙的臉，又覺得頭上重重的，便沒勁兒再熬了。把桌子一拍：「好，既是你主任出來說話，我小魏還不識抬舉麼！——」

閒話少說，只是一句：我小魏打來打去爲的是江山！除了請酒養傷之外，再讓我邀幾位朋友在小號子里開公事，就什麼話都沒有。要不，還是法院里會——」

主任跳起來，「哦，這個，這個……」他拍拍胸脯子，「包在我身上。定可以辦得到……好，一句話，就是了！你回去養養傷，我叫他們送藥，送吃的東西來……」

小魏站起身，「主任，大丈夫一言爲定，好，我走了。——還有，養傷費二十塊，少一個不行。還有，我小魏的一些弟兄們，像羅富林他們都要調進小號子……」

「那些都是小事！」主任擺着手，說。「都在我身上。」

主任親自把小魏送進小號子。

六

五天後，在吳登雲號子里，叫了一桌五塊錢的和菜，算各號龍頭替小號子新龍頭小魏賀喜的。賓主七個人，都忘記了過去的事，彷彿多年的老朋友似的。吳登雲有了七分酒，拍拍他肩膀，說：

「說起你的「老頭子」，我們也是老朋友。當年在茅山上都會過。真是……大家都是自己人！哈哈……」

吳登雲這一回真把他拖到烟舖上去抽了兩口大烟，然後開口了。——第一件

事：他老吳送一身小紡褂褲給小魏，因為既然當了龍頭，得有個外表。第二，送副舖板給他，搭高舖；明天高舖一搭，就算個正式號子了。

小魏雙手一拱：『吳大爺，您真是……小的多謝多謝了！』

說着，一眼瞟到吳登雲身上的紡綢褂褲，風一吹，活抖抖的飄，就像飄得他的心都在動似的。全身都癢了。『媽的，到底人家是辦大事的……』

吳登雲也連忙拱手：『喂，哪里話！如今都是自家人了，應該的。——哦……』他忽然想起什麼話：『我們都是自己人了，還有一句話告訴你——』他又放低了聲音：『張常鏗那班人同你很好吧？』

小魏連忙搖頭：『不，不，不——並不……』

吳登雲笑道：『那就好。——不過那班人是專門跟我們作對的，你該明白。過去的話不談。如今既是一家，就不許跟他們接近——』他的重下巴一鼓，又笑一笑。『這是我關顧你的，怕別人不願意你！』

小魏一身舒服得說不出話，恨不得對這個好人磕個頭。心里只想說：「入媽媽的，我小魏今兒才遇到個好人……」

看看天要晚，快收封了。小魏起身道了謝。預備回號子。吳登雲又一把抓住他的手。低聲說：「小魏，還有一件事——」

這件事就是——羅富林一班人不能進小號子。

小魏的眼一瞪，沒作聲。吳登雲又笑了：「我是爲的你好。你那小號子只能住二十個人，要把羅富林一班人調進去，你還能收什麼案子？把新案子挂在攏柱上嗎？——再說，羅富林那班人賭打可以，要說講公事，談生意，中麼？——都是一批草包呀！而且你又是個生手，你的號子里要沒有兩個好好的軍師，怎麼能撐得住門戶呢？」

小魏聽得句句入耳，沒話說。

「你放心，我都替你想過了：二號里有兩個人：胡大生跟薛小三子，一文一武，什



麼都幹得來。你每人給他一個雙份子吃，包保得你天下太平……」

「好……」小魏正要滿口答應。不知怎麼一下子又想到羅富林那班人。

「但是……」

吳登雲的臉一冷。「隨你便——這本來是你號子里的事，我管不着。」轉身要走。

小魏一把拖住他。「老吳——吳大爺，你別疑惑。我一定這樣，這樣辦。明天叫他們調號子就是了……」

吳登雲拍他一手巴掌，打斷話：「好，一句話！」

小魏走出二號，羅富林果然打走廊里一搖二擺地拖着一付大鏡幌過來。「小魏，小魏，」他小聲叫。

小魏見了鬼似的，臉一紅，沒答應。生怕吳登雲看見什麼，歪着頭，一溜烟跑進他的小號子里，叫周二寶打水洗腳去了。

## 鬼門關

——獻祭給五十二位孤魂——

一 一天死三個！還了得我監長不要幹了！

一冬沒下雪，到了年根底下，天氣還是煖和和的，簡直像個二三月。外邊人歎着氣候失常，大牢裏人却樂得坐在空馬桶上，褪了袖子，向着太陽捉白蝨。今年冬天上  
海要打仗，慈善家忘了佈施，大家沒有好棉襖頭子穿，不靠點太陽靠什麼？

大半是隻箱子：三面房子一面門，圍成長方院子；外圈兒打道三丈高的圍牆，整齊齊的留下一塊四角斬方的青白天。許多電報線打天井上穿過，大家都數過它：

是四六二十四根。麻雀兒也時時撥動得它發響，却沒人聽見——給鏢鍊子聲響蓋住了。

每天，縣衙門警察大隊部的洋號吹這麼五七次，發飯簞子的聲音叫上兩回以外，就是鏢鍊子響：“Gang-Nangi Gang-Nangi”！一陣過去，一陣過來。大家耳朵分得很清楚：那又重又濁的聲音是沙鶴飛的鏢，又清又脆的是蔣同江的鏢。小醫生李福成的鏢，聲音很輕很細。政治犯朱克的響起來却像一串小鈴鐺……

五丈長，三丈寬的院子裏容不下多少人。龍頭們走走趨趨，「吃份子」的大爺們玩玩「打老冤」什麼的，一些穿長袍子的先生再擺兩張桌子下下棋，那些苦案子——沒家信的人們只好挨牆根曬曬太陽了——連太陽都曬不着的，便在稻草舖上整天躺着。

一頓牢飯二十兩，打八折，平平一大碗，夠誰吃的？有錢的自己燒，沒錢的一個個餓成骨頭人似的：臉皮像層臘，白里帶黃。頭髮長而硬，活像豬鬃——也有個把吃得

很胖的傢伙，像五號裏獨眼龍小畜子，胖得像隻老母猪。只是那一身和一臉上的肉，却發麵饅頭似的，發着浮腫。——這是他每天挑大糞桶，多吃一碗牢飯換來的。——可是他也還老嚷着吃不飽。

這末一羣吃不飽，走不動的餓豬，關得久了，總要出些毛病的。所以在五號和一個瀘臭的毛廁中間，預備下一間叫「癸字號」的病房。這裏，又黑又臭，平常沒人敢進去。但一等到你病倒了，就有人抬你去的。——這一進去，十有九個不得回頭。大家便跟這「癸字號」叫「鬼子號」了。有錢有勢的人怕起來，一聲有病，便和龍頭商量花幾個錢，不調鬼子號。在原地方住住，病也會慢慢好起來。

冬天沒有雪，有時却落起小毛雨。這羣餓豬只好屈在舖上打瞌睡。天氣變來變去，本有不少人進「癸字號」了。這時候，又從各縣裏解來許多政治犯。頓時各號子擾亂了：談公事，毛竹片子私刑拷打，一個大牢弄得鬼哭神嚎。到晚上更吵得兇人多了，睡不下一張蓆上要睡四個人。灣套灣子「蝦米睡」，每人佔不到一尺寬。半夜起

來撒泡尿，便叫你找不着原地方。不是吵罵，便是打架。整天發不出去的氣，在這時都發個痛快。有人請主任開北號子疎通一下，因為大家知道北號子在空鎖住。主任可望監長身上一推說開北號子看守不夠。大家向龍頭高舖底下一看，那頭等艙二等艙上却寬得很。可是人家花過大把洋錢的——不花錢的也是龍頭手下，誰敢哼一哼？

只是癸字號的人多起來了，多到住不下。各號子裏先生大爺們也病倒了幾個，都沒送進去。病人還在一天多一天。主任慌了，請教醫官郭三昧。郭醫官搖搖頭說：「天時不正，春瘟啦！——劫數！」

春瘟怎麼辦呢？——郭醫官還是蠻有把握的——「只要三昧藥，包他好！——不然能叫郭三昧？」

郭醫官的方子偏不中用，病人越來越多。三百多名囚犯，睡倒了四五十，睡倒了沒一個起過牀。東一個西一個躺着，哼兒叫的吵得全牢不安，癸字號住滿了，病人沒

處放，連龍頭都着急。

臘月二十六那天早上，癸字號死了兩個，五號裏死了一個，都是得的郭醫官所說的春瘟。監長一聽生了氣，把郭醫官罵了一頓，說：『一天死三個，還了得！我的監長不要幹了！』

郭醫官馬上滾了蛋。下半年監長請來一位公立醫院的西醫，和兩個穿白褂子的女看護。病人們已經不得動了，長袍先生和大爺們便死狼似的，被人駝出去；苦案子却像一條死狗，被人半推半搯地拖出鐵門。西醫捏緊鼻子一個個看了，趕忙洗洗手，然後向監長說：

『這是傷寒！——會傳染的！馬上把病人隔離開！』

監長是個漂亮人物，四十多歲只看出三十上下，長方面孔上架一付金絲眼鏡。一部不大濃密的絡腮鬍子剛剃得滴光，把左手摸着下巴，新鬍子倒又出了頭。『Oh-

Oh? 發響。這時倒抽一口冷氣，問：『非隔開不可麼？』

西醫把兩手插在衣袋裏，狠狠地搖着頭：『不行！非隔不可！——否則三百人都得傳染上！』

監長見西醫把眼睛睜得那麼——真像有三百人一樣大，心裏也就相信了。右手的手杖敲敲地面，問：『那末，怎麼治呢……？』

醫生從看護手裏接過五十小包瀉鹽，交給監長，說：『先教他們每人吃一包。』他把雙手再插進衣袋，說：『這種病非打針不可！——不過這種藥水針此地缺貨，還得馬上向上海去配。——後天早上可到罷？——那末，後天來打麼……？』

監長把藥包放在桌上，用手摸着下巴，向西醫走進一步，問：『每針多少錢？——多少針呢？』

西醫翻眼算了算，低聲說：『每人兩針，多預備點，買一百五十針吧。大約二百多塊錢，一起。』

監長暗暗吃了一驚，沒作聲。醫生還橫着臉等他回話。他便笑一笑，邀醫生和看

護說：「請前邊坐，細談。」

主任賈德耀遠遠侍候着監長，一見監長動身，便讓在一邊。監長用眼角向他一掃，吩咐道：「快去打掃北號子，病人統統調過去！快點！」

主任轉身就走，監長和醫生進辦公室去了。

二 一個個措出去，像一隻隻死豬，已經沒勁兒曠了。

一聲說調號子，大牢裏翻了天：

看守劉大個兒——劉玉成吶喝着：「調號子！病人調號子！快點！快！」

龍頭們睜大眼睛問：「什麼？什麼？」

小伙計在人縫裏慌慌張張跑過，四處報信。病人的朋友從這號子竄進那號子，打聽消息——真要調麼？

病人都慢慢打開被頭，聽見外面一片聲亂嚷，地面打得“Jung-Tung”震得



頭炸開似的疼，鑲鍊子像上萬掛的炮竹一起放着響。病人叫了一聲：「Aï-Ti！」又輕輕蒙上頭。在想着——北號子沒有個朋友，孤另另地誰管呢？——那不是送進鬼門關麼……

病人的朋友苦着臉，爬在他枕邊說：「怎麼辦呢？——要調號子！」

病人歎着氣：「那不是死定了麼……！」

有許多人蒙起被頭嗚嗚地哭了。做朋友的還是苦着臉，却安慰病人說：「不會的，這是小毛病。」

外邊劉看守又大聲地嚷：「快些預備呀！調過去請西醫打針，馬上就好！」接着又叮兒嘴兒罵起來：「奶奶的！他入媽的是神仙！一把抓十分鐘就好！」

有幾個人附和着笑了。

龍頭們聚在一起噤噤喳喳商量着，沒理看守的賬。一會兒又分開，回各人號子

裏向害病的先生們「咬耳朵」去了。

看守不叫了，鐵門一開，看鐵門的却嚷道：「一號王宜甫，二號吳登雲，三號許壽兒，四號劉少堂，五號胡榮保，六號韓振標，都請出來！」

於是大牢六個號子的六個龍頭拍拍衣上灰，出去了。大家也立時靜下來，知道這是主任請去談話，一定有個下文。

有人在這時候罵道：「媽媽的！這時候肯開北號子了！」

病人忍住難過，也不哼叫。聽着動靜，想——能不調了麼？

不到十分鐘，鐵門嘩啦一聲打開，龍頭們每人含枝香烟，一條線走進來。各人把烟頭子丟給小伙計，吩咐他：「快點，幫他們搬過去！」隨後又咬一個耳朵。

大牢像個大鍋爐子，馬上燒滾了水似的鬧起來！小伙計如狼似虎地吆喝着，病人拚命嚷着不肯起身。有多少人同龍頭說好話，看守又進來了一班——三個人，向各號子門口叫：「快快！早點過去搶好舖位！」

上百付的鍊鍊子在地面上，「Xua-l Xua-l Xua-l」

二號裏一個病人——小裁縫葛玉清，爬在床上對龍頭吳登雲磕頭：「老……

吳先生，行行好，當我一條狗，讓我死也死在大號子罷……我不能動……」

吳登雲却笑瞇瞇地說：「這是上面的吩咐，我有什麼法呢……」

五號裏刻字匠龔得和想到自己曾刻過十多個小圖章和烟咀子，送把龍頭，便

喘氣叫着：「胡大爺！我不能過去……過去……就得死……」

胡榮保却咂咂嘴：「這是大家的事——把別人再過上病呢……」

一個會唱花鼓戲的馬奮子却只是叫：「Ai—Iaol Ai—Iaol……要命就拿

去罷！奶奶的，搬什麼屍呢……」

一個會哼兩句詩腔的陳亞坤那傢伙，却拚命向別的病人喊：「要搬，大家一起

搬！不要欺一個，滅一個……」

看守儘管在外邊嚷，沒有一個病人走出號子。

吳登雲便放大聲音嚷道：「諸位不要怕！北號子比這邊大號子還要乾淨些！大

家過去，靜心養病，我們這邊不會忘記大家的茶水什麼，我送來！——」他想了  
想，很大方的拍着胸脯子說：「我再派一個人去照應你們，好不好呢？……」轉臉就  
向院子裏出賞格：「每天多加兩個飯，一個月再賞兩吊錢，只照應照應病人，也是積  
陰德的，誰去罷？」

挑糞桶的獨眼龍小畜子第一個告奮勇：「連挑糞桶一天添四個飯，我就去！」  
「好，就它。」幾個龍頭一起叫。

病人們並沒有答應，大家還是亂嚷。龍頭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指揮伙計們動  
手揩人。看守在一邊吆喝着，有幾個就挨揩出了號子。

鐵門嘩啦又拉開，進來三個後補看守。在門口，院子裏照應着。賈主任却站在鐵  
門外，捧張名單和毛筆，預備點名。

鐵門裏面也就擠滿了人，像看出殮似的，分站兩旁，留下中央一條小小的過道。  
二號裏的小伙計揩着小裁縫葛玉清來了：他的頭垂在小伙計的肩膀上，無力地向

兩邊看不清的人們亂點頭，嘴裏含含糊糊地叫：「當我一條狗……讓我……死在大號子裏罷！」

旁邊有人歎氣：「小裁縫，不要叫了，我有錢就來看你。」

後面是三號裏的馬畜子，他的個頭兒大，像隻死狗熊壓在小伙計身上。嘴裏只罵：「奶奶的……奶奶個雄……」另一個小伙計提了他的棉花捲兒和破碗破盆。一個穿破軍裝的逃兵，叫張志高的，伏在他同案朋友彭勝奎身上。兩隻腿拖着鏢，打在地上。“Gang—Gang”響。在鐵門口，彭勝奎站住了：「主任，俺倆同案，俺去服侍他。」

賈主任把那縐紋紙似的眉頭一挺：「放下！誰要你搭的？」

三號小伙計跑過來指張志高，嘴裏嘟囔着：「我說我揩末！」

彭勝奎被主任一掌推進鐵門，像要哭了。轉身便叫道：「張志高兒，你安心，俺總想法子……」可是張志高已經給揩走了，一個預備看守把他一推，又推在人堆裏。

跟着，一個個指出來了，都像一隻隻死豬，已經沒勁兒嘍了。

陣線忽然斷了，大家向號子裏看。賈主任也伸長了頸子，叫道：「快點！還有兩個！  
龔得和——陳亞坤——」

從五號裏擁出三個人，兩個小伙計拖出龔得和，一人拖一隻膀子，把全身就着地面拖。鏢鍊子在地面上一跳一跳地響。他的嗓子已經啞了：「我過去……就死！……就得死……」

主任放臉下子：「快點！」

兩個預備看守幫了忙：一人一條腿，抬出了鐵門。

陳亞坤的精神還好，沒有措，由兩個小伙計架着走。嘴裏嚷着：「好過去就過去……大家一起搬……不搬不成……」他向主任點點頭：「主任，你事情得辦公處點！我陳亞坤不是好人——告訴你！」

賈主任沒有理他。把名單一摺，走了。鐵門又通的關上。

鐵門裏的人一下包圍過去，合攏來，塞住了門口。爭着鐵門上的小洞朝外望。

有人叫起來：「噢——五十三個病人，怎麼只去四十四？」

「噓！」旁邊有人用膀肘向他一搗。

看熱鬧的人閉緊了嘴，從鼻孔裏歎着氣，散開了。

三 好傢伙！獨吞一個回扣！

賈主任把北號子安排停當，便趕忙寫好「四柱日報簿」，因為聽到看守當中有些風聲，便想乘勢「上去」一趟，親自見見監長。

剛出辦公室，迎頭來了春和堂藥店的馮老闆。賈主任知道這一來必有花頭，就讓到自己那間主任辦公室裏坐下。

馮老闆劈頭就問：「鬧春瘟麼？」

賈主任知道瞞不過，便繃起眉頭，歎氣道：「又是劫數呀！」

馮老闆搓着三個指頭，像搓丸藥那麼地，牙縫裏吸口氣，假笑道：「聽說請西醫看過麼……」

賈主任一楞，苦臉笑道：「看是看過了，不過——」主任想了半天，才接下話去：「我是不信什麼西醫東醫的；就是監長也不會用他們的藥……這個，請馮老闆放心……」下面加了一個笑。

馮老闆也就不便再說什麼。很快地搓搓指頭，笑道：「哪裏話！哪裏話……不過小店生意清淡，總要請這邊監長多多幫忙。你主任是知道的，回佣大，利錢小，賬上數目又不少！兄弟一向沒開口，主任也該明白……哈哈……」馮老闆站起就走，末了，拍拍主任肩膀：「主任，多多幫忙，改日敘敘！」

賈主任這一來更覺理直氣壯了。走到監長的上房門口，正要撞進去，忽聽得笑聲，才驚醒過來，想到忘了規矩，便大聲咳嗽一下，叫聲：「報告監長！」

上房的棉門帘一動，閃出一個女人來——正是監長大少爺的童養媳婦——



可是大家都跟着叫大小姐。賈主任也就這末叫了。

「大小姐，」心裏却一動。「監長在麼？」

大小姐一陣風似的溜走了。只聽答道：「在，看書哩！」

監長就答了腔：「進來。」

賈主任揭開門帘進去，見監長靠着火爐躺在一張披了虎皮氈子的籐椅上，便立個正，捧上四柱籐。監長接過籐子，放下手裏書。賈主任眼快，已看見那是一本「昭陽趣史」，便馬上回過眼來，「報告監長！」

監長一抬眼：「唔……」

賈主任走前一步，低下頭，輕聲說道：「公立醫院後天還來人麼？」

監長知道裏邊有話，便道：「我還沒叫買藥，——怎麼？」

賈主任便把馮老頭的話加些作料說了一遍，然後又說：「弟兄們……」一邊

看看門帘外邊，沒說下去。

監長指指旁邊椅子，「坐下——你說。」

賈主任大胆地坐下，捏低了嗓子說：「看守們見監長用了西醫，不知什麼意思，怕把藥店的回佣除了，都在嘰嘰咕咕的說廢話……我看——」他看着監長臉色。

監長其實沒說假話，西醫用的藥水針真還沒買。因為一來價錢不小，醫院不肯讓低；二來醫院是公立的，許多關節不好開口；再說這兩天現錢不便，監長也正為難。既聽了主任的報告，也就有了個決心。但還說：「他們只曉得回佣……」摸摸鬍根子，又說道：「藥店也是老賓主了……」

賈主任週身給熨斗熨了一下似的，便想退下去。監長却叫道：「站住！」

監長在四柱簾上畫個「閱」字，抬起頭來：「那末，中醫再換個誰呢……？」

賈主任突然福至心靈起來，便說道：「郭三昧家裏也很寒，兼着同春和堂老闆有點親，不如把這個面子也送給馮老闆罷……」

監長沒說話，主任有點慌。便補一句道：「郭先生也太不細心了。用藥總是那老

套頭！

監長並沒聽見他的話，却豎起個指頭，說道：「那你同藥店裏說這一來藥用的多，教他替我多算一個回扣！」

主任接過四柱簿，「是」了兩下，就退出來。心裏暗暗罵着：「好傢伙獨吞一個回扣！」腿底下已經一溜烟，找郭三味抽鴉片去了。

四 哪天才能出這鬼門關呢？

同大號子隔開一排辦公室和看守宿舍，便是北號子：一並排甲，乙，丙，丁四個小號子；號子外離開二尺的走廊，有道半截短牆，裝上一付沒糊紙的空格木窗，短牆和鐵門中間是一條狹長的小院子，只可容得三個人並着肩走。號子裏烏漆漆黑，不细心的不碰頭也要碰到攏柱子。到處落滿了灰塵，到處佈滿蜘蛛網。地板下發出霉臭，瓦縫裏灌進冷風。病人可什麼也不管，倒頭就睡，睡下來就高一聲低一聲喚爺叫娘。

小畜子這一來成了大爺。睡這裏睡那裏由他吩咐。一個號子睡上十來個人，一個挨一個，像一條條鹹魚。小畜子數數數目，溜到院子裏找看守聊天去了。

大家一睡定，天已黑下來。電燈一亮，滿號子裏洒了黃粉子似的，雲裏霧裏，弄得大家發昏，一遞一聲地叫了：

『Ai—Yo!……親媽媽！』聲音拖得很長的是江北來的政治犯蔣同江，一個才滿十六歲的孩子。

馬奩子咬緊牙根，叫：『奶奶雄要命末……』

小裁縫打傷了的狗似的哼：『En! En……En!』

張志高那傢伙打開被頭，把一件破軍裝撕得稀爛，乾叫着：『好兄弟，彭勝奎兒！』

不知誰扳緊了攏柱子乾噤：『水~~~~呀!~~~~我喝水~~~~呀!~~~~』

龔得和蒙住頭哭。他被人拖了一趟，全身骨頭都散了似的，疑心自己該死了，便

想起老子和女人。

“Angl……Enl……Al……Engl……Ai——Al……”

整個北號子這末叫翻了天。小畜子在外面聽聽，吐口唾沫：『奶奶的！老子就不要睡了……』

只有陳亞坤的病還不重，倚在攏柱上輕輕哼，打着主意。聽聽別人的叫喊，就輕輕罵一句：『死豬！』從褲腰帶裏掏出一截鉛筆頭子，就用草紙寫了一個報告——

### 報 告

臘月二十六日

爲報告事竊 在監人等身染重病，原屬天意。但法律公平，不應歧視。在監人等身家貧寒，卽調北號，而諸位龍頭之至親好友，並不調監，此是何理？萬懇監長一體待遇，調回原號，不勝感恩拜德之至。當圖來生之報也。謹呈

賈主任轉呈

監長大人鈞鑒。

在監人 陳亞坤等四十四人叩稟

寫好，放在舖底下，等主任來，面呈。這時大家叫喚得更加厲害，像幾十隻殺豬在一起叫着似的，震得耳朵發聾。連那網上的蜘蛛都慌得在四處亂爬。

小裁縫葛玉清哼了一陣，把一個幾十斤重似的頭抬起看看左邊，是一堆一堆破衣破被；右邊，也是一堆堆破衣破被；向前，隔着一縷縷絲線——不，一根根樞柱子，也是一些破衣堆。許多可憐的，拚命的，絕望的，嘶啞了的叫喊就從裏面透出來。遠處，看不見的地方，也一樣叫喚着。不由頸項一軟，便跌落在一塊木枕頭上。全身打個寒噤，就駭得哭了：「這怎末了啊？哪天才能出這鬼門關呢……」仰臉看到頭頂上的樞柱子，像些整根的絲線，越拉越長，把他關得牢牢的了。——他眼睛一閉，又哼起來。

陳亞坤唾口唾沫，「呸！鬼門關！——看老子明天就回大號子！——我陳亞坤不是吹的……」

病人沒理他，但聽說回大號子，個個却想起來了：那邊有大院子，有太陽曬，有朋友，有得說笑，有得玩兒，有鑲鍊子響……那邊像是天堂……什麼時候回去呢……

陳亞坤等得着急，主任不見來收封，却見一個看守來帶上櫥門，要上鎖了。便叫道：「哪位先生班？」

那看守把他西瓜般的胖腦袋朝櫥柱裏一塞，——半個臉不見了。一隻綠豆眼霎把霎把地，把四邊的眼皮細得發光。原來正是胖子看守吳順才。肚子抵在門上，「呼哧呼哧」地喘着，問：「乖乖，陳師爺嗎？——你又搗什麼鬼？」

「老吳，」他欠欠身：「今晚不來收封了，主任？」

吳順才喉嚨裏嘿嘿一笑：「主任進鐵門，一聞氣味不好，掉頭就跑了！——他媽的看守就該死！——擺他媽臭架子哩！比老子也只多了他媽媽四塊雄錢！——你又要找他幹嗎？」問着，先上了鎖。

陳亞坤冷笑一聲：「哼！老吳，今天老子吃他一個爛，你忘了嗎？」他摸出報告，交給小畜子：「請給吳先生。」又說道：「請送上去，——看怎麼說。——害病的還有兩樣麼？——拍他媽有錢人的馬屁！」

吳順才看一眼報告，約莫猜到什麼事，便笑道：「陳猴子壞，算了，賊有錢，錢吃官司，沒錢，人吃官司！」——怎麼混的，你？」

陳亞坤忽然「哎喂」叫了一聲，躺下身子，搖頭道：「不成，我陳亞坤不吃這個爛！」

吳順才把眼睛眯成一條縫，看看陳亞坤那副猴子臉和幾根老鼠鬍子，就笑道：「你修修噉——」他正要笑話他那副骨頭架子，一想到不要讓這半死人罵出什麼死胖豬的穢氣話，就轉身走了。「我替你送上去。」

四個號子都收了封。病人眼巴巴地望着西醫的藥，當着那是一服仙丹。只要有藥，總會好的。可是任你怎麼哼，怎麼叫，藥總不見來。喉嚨叫乾了，要點水，水也沒一滴。

於是馬奮子叫了：「奶奶的……放在這兒就不管了嗎？藥呀……：：：：：拿藥來！」

好幾個聲音一起叫：「藥呀……：：：：：藥呀……：：：：：」

吳順才突然在院子裏大聲喝道：「叫什麼？叫什麼？什麼睡覺！」



馬畜子也叫道：「有病不吃藥嗎……」

大家也跟住叫：「藥呀……藥呀……」

吳順才可不理他們了，捏緊了嗓子，自顧自唱道：

「春季裏相思病，

想我郎俊俏又溫柔……」

不知是誰，又把樞柱子扳得格格吱吱響，只叫道：「水呀……只要給我一點點水

呀！……我不要藥，……有水就有命啦！……水呀！……」

要藥的人看看沒望，也幫助喊起水來了。吳順才還唱他的四季相思。小畜子却

煩了：「奶奶的！你們叫，老子不睡覺了！——水，老子還沒喝一口，爐子還在他媽關外

哩！」

誰也不知他是誰，倒有許多人因為沒了勁，也就不叫了。只有那扳樞柱的像聽

不見，還是一聲聲叫：「水呀！……水呀！……」像一架機器那末呆板地叫着，伴着吳

順才的四季相思……

號子裏陰沉沉地活像地獄，大家的叫喊已經有氣沒力。要水的那傢伙喉嚨啞了，只聽得樞柱子響。吳順才也唱厭了，只聽得破皮鞋打着磚頭：“Guo! Guo! Guo!

不知那裏有隻夜鳥，叫了一聲：“Tai!”

吳順才便大聲地咳嗽一下，遠處又起了一個可怕的迴聲。

五 中國人自然吃中國藥

第二天一早，病人的精神剛恢復了一些些，叫喚又來了。各人叫着各樣調子，別人聽到總是不入耳。他覺你的聲音討厭，你又覺他的難聽。大家抱怨着，却終究沒辦法。只是一個老要「水呀！水呀！」的聲音不叫了。小畜子踢踢他的脚：「夜裏叫得兇，怎麼不叫了？——叫哇——」

那傢伙不理他，小畜子有點慌。走近去摸摸他的頭，便「哎呀」叫起來：「死嘍！」

矮子看守張鶴齋來了：「哪個？哪個？哪個死了？」

沒人知道是誰。——一個大家不知道名字的人。

主任買兩包煙，從大號子裏叫來三個人和小畜子把死的抬出去。屍首從病人面前走過，病人的臉色就更加發白，一雙雙眼睛定呆了，叫喊的聲音也停止了，什麼都死去似的。——只有小畜子笑嘻嘻的，他得了五枝香煙。

陳亞坤沒管死人的事，眼巴巴地望着主任或者監長下來。午後，快三點了，北號子外邊起了噪嚷，陳亞坤心動了，抬頭一望，却見欄柱外又擠來許多病人。站在那裏問：「哪個號子？哪個號子……？」

從衆人背後顯出二號龍頭吳澄雲來。——他老是那末像笑颯颯，又像無所謂地向大家點頭：「諸位好點罷？」在各號子打個轉，就吩咐小畜子：「把甲字號騰空，讓來的人住。」

小畜子昨天以爲什麼都可以聽他調度的。這一來，就雲雲他的獨眼，『吳先生……這已經……』

吳登雲把眼一瞪：『他媽的，有你說的話！——快點！』

小畜子就怕他的通關手，趕忙退一步，吳登雲再向跟來的小伙計叫一聲：『搬！』大家七手八腳搶進來，就把地上病人生拉活扯地向其餘三個號子擡。病人頓時拚命叫起來。小裁縫葛玉清第一個哀求道：『吳大爺，就讓我死在這裏罷……』

吳大爺沒有理，小裁縫已經被措進乙字號。

小畜子苦着發麵饅頭臉，向陳亞坤咕嚕着：『師爺，走罷！——這不怨我！』

陳亞坤扶着小畜子站起身，擺擺手說：『不要緊。』便向吳登雲走進一步，陪着

笑臉：『吳大爺，我……』

吳登雲正替他給拜弟兄朱克指定鋪位，一轉臉見是陳亞坤，便冷笑說：『唔，

——你住在這裏？』

陳亞坤便哼哼地答道：『是的——我想……請吳大爺幫幫忙……』他又笑一聲：『噤，小的也是讀書人……實在不願意同他們……』底下把『們』字拖長，只聽得：『……』沒有了。

吳登雲鼻孔答應一聲。看看自己人數，便拍拍他的肩膀：『好，你就不搬——原舖朝裏挪挪。——可是，』吳大爺收了笑：『你得在這裏好好照應，別在我面前翻花頭！』賈主任已經告訴我：你得小心些！——刁皮，送你癸字號！』吳大爺的話斬釘截鐵，說完就了。

陳亞坤嘴裏連連：『不敢，不敢，』心裏却舒服。

吳大爺又掉過頭，臉冷冷的：『還告訴你——他們搬過來，是爲了病人越傳染越多，沒有辦法。別當着是你寫了報告——爲你那報告，監長要辦你哩！』

陳亞坤頗吃了一驚，又連連：『不敢，不敢！』乘吳大爺招呼病人，大家鬧得亂哄哄，一溜烟，挪挪自己舖位，靠着牆根去了。

這是吳大爺指定的甲字號住十二個人。從外口向裏挨着舖：第一個，吳大爺結拜弟兄，二號裏的一位「先生」朱克。第二個，六號裏未決政治犯程蕪，大家叫他大少爺。第三個，徐州來的小學教員李重濤，第四就是他的朋友杜渭卿。——他倆是四號龍頭劉少堂的老鄉。第五，是二號裏肉頭財主鄭其剛。第六是原有癆病的王成昭。第七，五號副龍頭殷壽保。第八，是吳登雲的徒弟，平常替他疊被鋪床，倒尿壺子的小白臉于八斤子。第九個是一號裏鴉片犯胡琴師陳榮魁。第十，是服侍李重濤，杜渭卿來的沙鶴飛。第十一，是二號吳登雲派來服侍朱克，于八斤子一千人的李福成，原是個治病殺人的醫生的學徒，替老師來吃官司的。大家叫他「小醫生」。末末了一個說過了：陳亞坤。陳亞坤的腳頭，是個大馬桶，有半個人高。

乙字號是二等艙，睡十四個人。大半是江北來的一些貧苦政治犯。小裁縫葛玉清，馬畜子也睡在這裏。照應病人的小畜子卻睡了靠外口第一位。丙字號裏的脚色更推板了：刻字匠龔得和，逃兵張志高和那孩子蔣同江之外還有十四個同等級的

人物。丁字號也住十七個人，但他們的名字只有自己知道。

樁柱外邊搬來兩隻火爐；一隻甲字號專用；那一隻乙、丙、丁三號合用。一隻水缸放在甲字號門口。煤倒在水缸旁邊。一盆艾絨在甲字號門口點起火來，一股白烟瀑布似的倒頂上去，頂到屋頂上，披下來，擠滿了一號子。陳亞坤看看什麼都安定了，便很適意地輕輕哼起來。

馬上，醫生來了——可不是西醫，還是老醫官郭三味。兩天沒見，這老傢伙更瘦了；兩個嘴巴突下去像兩個鍋底，兩個顴骨就畫出一個倒八字。眼睛突了瞳，四圈一道黑箍。銅絲眼鏡像要翹上天，高高站在鼻樑上。張開一張黑洞洞的嘴，一進鐵門就問：「朱克在哪裏？朱克先生呢？」

其實沒人告訴他，他已經走進甲字號了。

甲字號裏大家齊聲招呼：「郭先生！」郭先生也就把那銅絲扭的預子亂點一陣，答道：「來了！來了！」一邊對朱克說道：「……看，還是要我來！」舉起墨筆，憑空點

了兩下，尖起嘴說道：「中國人自然吃中國藥呀！外症，我不管；內症傷寒——」他忽然忘了用春瘟兩個字。「說要打針，這不是笑話嗎……怎幹？中國幾千年的古藥沒有用呀？要是沒用，中國人早死光了！還等你西藥哩……」他抹抹嘴上唾沫星子，又說道：「什麼瀉鹽，用得嗎？那是霸道的藥啦——我們中醫專講王道，大黃一瀉——」他把筆桿朝下一伸，「黃芩一拉——」筆桿向後一縮，眼睛一鼓，「就補住了！呵呵……他們不懂呀——什麼西醫！」

病人看看他那神氣，不是病得難過，就要笑出來了。只是程蕪——睡在第二位上的程大少爺卻把臉一蹙，轉了過去。郭先生脫下鞋子，輕輕走上舖，蹲到朱克身旁去。朱克想起身，被他一把按下了，抓了脈，看過舌苔，搖頭道：「老朱，病不輕啦！」用毛筆在白紙上記了幾個字，又低聲說：「但你放心，包在我身上。」

朱克是南通人，三十多歲。木瓜臉，黃臘臘的，也像木瓜色。當下從枕頭底下摸出兩包紙烟，塞在郭先生手裏：「以後重謝你，郭先生！」



郭先生「哦，哦，」叫了兩聲，便揣了烟，掉轉屁股摸程蕪的脈。程蕪那傢伙的面孔真是如相書上說的：天堂飽滿，地角方圓。濃濃兩撇眉毛，一雙丹鳳眼，確是位公子哥兒。郭先生向他問長問短，只是懶洋洋地搖頭不答。郭先生還是問東問西，不防唾沫星子亂飛，程蕪索性把頭蒙進被窩了。郭先生搖搖頭：「不輕，不輕。」跨過身子問李重濤：「你府上哪裏！」

李重濤楞着眼睛，答道：「北徐州，先生。」

郭先生看見他滿臉都是雀斑，就又想起程蕪來了。嘴裏卻說道：「北方人，唔，藥的份量要酌加哩！」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又對李重濤和杜渭卿說：「你們兩位放心，老劉已經打過我招呼，總盡力就是了。」

這裏，郭先生接到他倆一塊交通票子。

鄭其剛的面孔瘦得很像郭先生自己的。只是骨架大了一些。一張白蒼的皮子，也不像郭先生那末黑紫紫的。眼角上還釘着一些鼻涕樣的眼屎，郭先生一面按脈，

一面想着這是一位什麼人物，那鄭其剛倒也客氣，用他長指甲拆了一包烟，抽一枝敬給郭先生，其餘的都收到枕頭底下去了。郭先生看着那包香烟，猛然悟了一聲，他想起這位就是鄭肉頭了。便站起身，說道：「你的病不要緊。」轉身，又去摸癆病鬼王成昭的脈。

乙字號裏病人等得不耐煩，大聲地嚷：「先生，先生，快點來呀！」

郭先生低聲罵道：「噫，喪鬼！該死！」便慌慌張張把四個人病看了，跑進乙字號去了。

一進乙字號，便聽得郭先生大喊小叫地發脾氣：「叫！叫！什麼？看病時候亂叫，還開錯方子啦！」——然後就聽得命令：「起來！舌頭！張嘴！」

不到二十分鐘，郭先生便進丙字號去了：「什麼病？——說！不許吃東西——吃了會死的！——什麼都不許吃！——」

又不過二十分鐘，丙字號了字號都看完了。

晚上，炊場外役送進一大紮——六十包藥來。挨着號子分了。在櫥柱外面值班煎藥的沙鶴飛把包藥大紙聚在一起，見上面都號上價碼，便又按號分開，比一比：甲字號的藥頂貴，朱克的一塊一角三；程蕪一塊〇〇二厘；其餘都八九角。鄭其剛祇有五角九，陳亞坤頂少五角六。乙字號就差遠了，頂多不過四角，其餘都是二三角。丙字號同丁字號是一角幾到二角三，不過丁字號丸藥包子多些。沒有號價碼，吃丸藥的人就罵起來了。但程蕪的藥煎都沒煎，便叫小醫生倒進大馬桶。

六 一個可怕的灰白的光屁股高高地翹在那裏。

日裏，大號裏有人過來看朋友，吵吵鬧鬧，倒也容易過去。一到收了封，整個北號子就成了活地獄了。發熱發燒的蒙住頭暈，嘴乾舌苦的直嗓子叫。要解手的披着衣裳，就地向馬桶爬；一身凍得發抖，一下軟了勁，跌在別人身上。於是「哎呀呀呀」叫起來。被壓的就媽媽奶奶瞎罵一陣。那個板櫥柱要水喝的人死了，這板櫥柱的辦法

卻個個都學會丙字號的張志高，整天昏昏糊糊地睡，睡醒了就扒開胸口撕衣裳，衣裳爛了，拿布條子望嘴裏送，撕扯牙齒拉得格格地響。睡在他身旁的慶得和，整天覺得頭重眼花，看看他這樣子，就怕得週身發抖。乙字號裏馬奮子不大哼，可是一難過起來就不住嘴罵人：「我入你祖奶奶呀！郭三味……你不好好替老子看病，我操你十八代祖宗呀……當主任的！我操你娘……你不管老子啦……」

小裁縫葛玉清睡在他右手，哭喪着臉子勸他：「老馬，不要罵，窮人沒有法嚷，越罵越不睬你了，他們要什麼，你好好說……」

馬奮子發了火，連小裁縫也罵起來：「這齷種，你齷種！你還是跟人家磕頭去罷！」

小裁縫歎口氣：「我說好話嚷……」覺得嘴裏乾乾的，也就哼起來了。

「你奶奶的郭三味……」

郭三味不夠可惡嗎？看病沒按過脈，只是伸舌頭！伸舌頭！吃了兩三劑藥，發燒發

熱更加厲害，不是存心搗蛋是啥？那狗入買主任，連個影子也不見了！說的好聽，還西醫東醫哩！他奶奶……

小裁縫開口了：『小畜子大爺……小畜子大爺……』

小畜子正隔着欄柱，伸過手去和甲字號的沙鶴飛，李福成三個在馬桶蓋上推大牌九哩！——聽都沒聽見。

他媽這小畜子狗入更渾蛋！乙字號裏大家身上的銅板都榨去了！卻推牌九不管大家的賬——馬畜子氣得蹬腳，鏢鍊子在被窩裏發響。『他媽的！小畜子聽見嗎！』

小畜子的「天九」正被小醫生的「地槓」吃了，掉過臉來：『媽戾叫啥？』

馬畜子臉上發出火：『啥？——水——』

小裁縫卻央求着：『畜子大爺……可憐給我一點水罷……』

小畜子把馬桶蓋上銅板一攢：『水——媽的明天喝罷！老子沒處找大爺服侍』

哩！

馬畜子便大聲嚷：「幹嗎不給水——」

「沒有！」

他媽的！甲字號爐子呼呼響，樞柱上還掛着五六個熱水瓶，說沒有水——馬畜子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指着：「奶奶的那是啥！」

小裁縫還是央求：「畜子大爺……郭先生說我不能吃東西……又渴又餓，給我一點點水罷……」

小畜子把他發麵饅頭的臉一板，擠着那一隻眼睛，披着嘴：「那個水，你喝？奶奶的看清楚！那是甲字號的你喝！——喝老子的尿！」

沙鶴飛和李福成都笑起來了。沙鶴飛低聲說：「倒點給他罷！」

小畜子搖頭不依：「雄！」

馬畜子可發了火：「入你娘！拿老子錢是你！要水就沒了？——還錢來！我入你

娘！

小畜子縱起身：『誰拿你的錢——狗入的你還罵人！』

馬畜子揮着一個沒勁的拳頭罵：『你拿的就是你狗入拿的！我罵你這狗狗入

的！狗狗入的！——』

小畜子一步衝到馬畜子舖前，對準屁股就是一拳。『你罵奶奶！』

小裁縫趕忙央求着：『不要打！不要打！大爺……我不喝水了！』

馬畜子可不管自己的病，揮起拳頭也向小畜子腰眼上打去。順便想跳起身。可

是不中！一身癱了。小畜子乘勢騎上他身，掄起個拳頭，斜着一隻眼，對着胸口就是幾

拳，馬畜子大聲嚷罵：『我操你祖宗！操你十八代祖宗……！』

沙鷗飛趕忙隔着欄柱子吆喝：『不許打！不許打！』

小醫生慌得叫：『吳先生！看守先生！』

甲字號裏諸位大爺先生給鬧醒了，便罵：『媽的皮！鬧什麼混賬東西！鬧得你睡

不着！

其餘三個號子裏纔睡着的便又「哎呀，哎呀」叫起來。

胖子看守吳順才氣呼呼地跑來，睜開綠豆眼，叫：「什麼事？！」

小畜子乘勢鬆了手，指着馬畜子：「他罵人！」

甲字號朱克先生翹起木瓜臉：「吳先生，不管什麼事，不許再吵——哎呀！」他

又躺下去：「要命鬧死了！」

牆角裏陳亞坤趕忙附和着說：「老吳，不許他們鬧！明天我要打報告——報告

他們！」

吳順才也就把肚子望樞柱上一挺：「睡覺！不許鬧！」

小裁縫伸手摸摸馬畜子的胸口，幾乎哭下來：「我說不要同他們罵罷……怎

麼樣……唉……」

馬畜子還是乾着嗓子罵：「操你祖宗！入你奶！敲你妹子……」只是有氣沒力，



聲音越罵越低：「奶……娘……」

小畜子睡覺去了。沙鶴飛他倆替病人沖藕粉、牛奶。病人們各自哼起使自己舒服，叫別人難過的調子。吳順才見亂事平定，也趕忙捏住鼻子走開了。

號子裏又成了活地獄：多少人哼，多少人嚎叫，多少人扳櫥柱，多少人撕衣裳，多少人蒙住頭哭。只有小畜子一個在打着鼾。小裁縫聽着這些，自己也就輕聲哼起來。看看馬，畜子雖沒勁罵了，還在吱吱挫着牙，便難過得哭了。

甲字號的爐上不知燉些什麼好吃的東西，香味一股股吹過來。小裁縫更覺得又渴又餓。日裏的鍋巴湯沒喝到半碗就沒了，這怎末擋得住……

院子裏，吳順才同誰談着話：

「真的，真是「田老九」——叫——忘八蛋說謊！」

「是北號子——」

「自然！」

「那末，還怕——嘖——」

不知誰「啐」了一聲。

小裁縫的一身汗毛都豎直了。忽然，丙字號裏——

“Dung!……”

什麼東西倒下地似的，接着是鏡鍊子響。小裁縫像眼從樞柱裏看到隔壁去，却見一個人像剛從馬桶上跌下似的，伏在地上。一個可怕的灰白的光屁股高高地翹在那裏。

「哎呀！」他叫了一聲。駭得裏緊被，蒙住頭。

吳順才聽得聲音，跑進來懶洋洋地問：「什麼什麼？」

小裁縫躲在被裏說：「丙字號！丙字號！」

吳順才喊醒一個病人，叫他摸摸那傢伙——一摸，全冷了。

「媽媽的，——又要畫十字！」

吳看守走到院子裏，又大聲咳嗽一下，咕嚕着：「又是一個……」

七 該死的死罷！

第二天早上，甲字號第二位舖上程蕪大少爺請位西醫進來看病。又從大號子裏調了他的朋友馮健來單獨照應他。據說這位程大少爺的老子和此地縣長認得，縣長關照監長，什麼都照辦了。西醫帶個助手來，見鬼似的，慌慌張張，戳了一針就跑，不敢向號子裏別人看一眼。據說就這麼戳一下，花了大洋二三十。大家便都翹起頭來了：隔着一層白茫茫的艾絨煙霧，只見一個白衣的人影子在那裏轉幾轉，一會兒

● 照例，死一個犯人，那個值班看守得向檢察官畫個押。

就不見了。

「唉，這真是神仙一樣啊……」有一個人嘆着氣。

陳亞坤扶住頭靠在牆上，向外看着。他很清楚：這沒有什麼奇怪，有錢人都是這末樣的。西醫去後，又摸出那截鉛筆頭，向沙鶴飛要張包藥紙，寫了——

程蕪難友先生大人閣下：素昧平生，時切遐思。但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問相識？鄙人落難囹圄，遭蒙不白之冤。二豎作難，於今又臥病牆角。素聞先生乃仁人義士，樂善好施。懇請解囊賜助，如得更生，當於來生來世變牛馬以圖報也。肅此跪請

獄安

鄙人陳亞坤鞠躬敬禮

寫好，自己讀了兩遍，才請沙鶴飛送過去。

程大少爺看了之後，先笑一笑，然後嘆口氣，拿出四角錢票子遞給沙鶴飛。

「啲……」沙鶴飛這纔明白過來，捧了票子到陳亞坤面前：「約（入）媽媽的，你的點子倒多噢！」

陳亞坤見祇四毛錢，有點不高興，便向沙鶴飛發作了：「怎幹——朋友有通財之義！要你管？」猴子眼一霎，「沒見過世面的東西！」

沙鶴飛生了氣，搶上一步，（他那沉重的鐐鍊子，「Xung Lang！」一陣響。）罵道：「你狗約的翻眼就不認銀（人）呀……」

陳亞坤想到還有用着人的地方，便裝個鬼臉子，低聲說道：「吃香煙！」又輕輕拍拍胸脯子。

那邊杜涓卿却哇啦哇啦叫了：「沙鶴飛——沙鶴飛——你死哪去啦……奶的！教你服侍病人，你幹嗎啦……」

沙鶴飛趕忙跑過去，答應着：「什麼什麼？杜先生？」

杜先生把眉頭一皺，方方的下巴壳子一咬：「你跑啥呀？死鍊子多重！」忽然，又

刀戳似的叫道：「哎呀呀！親娘呀！快點！快點！——拉屎！」

沙鶴飛慌忙把杜先生望馬桶上抱，一手揭開馬桶蓋，一手扶住人。杜先生忙不迭地先放了一個臭屁，沙鶴飛忙逼住氣，掉過臉去。但一個不小心，鼻子一鬆，臭氣直衝進腦門子。沙鶴飛也不免輕輕嘆口氣，在那平方扁臉上也縐出幾條縐紋。——爲了幾個錢受死冤氣約媽媽的！——心上就一陣酸……

杜渭卿又哼哼喂喂地叫：「奶奶的發啥呆？快點拉不出！」

沙鶴飛趕忙從衣袋裏掏出草紙，斜着臉在杜先生的屁股上擦了幾擦，纔又把杜先生扶雪人子似的，放下去睡了。可是旁邊的李重濤先生又叫了：「快點！快點！我！」

據郭三味說：這位李先生貪吃，吃呆了，說話都有些呆氣。幸而沙鶴飛很懂他的脾氣，知道他也要拉屎，就轉身擋他上馬桶去了。

杜渭卿一躺下身子，便看見枕旁的餅乾又少了。李重濤枕上却有一些屑子，不

由從小肚底下來氣。——那是他老婆送來的，就剩這末一點點了，還要偷！

權柱上有塊薄薄的肥皂，杜先生給它折成餅乾樣，丟在餅乾裏。轉臉向鄭其剛睡了。那鄭其剛的枕旁伏着個人，仔細一看，却是二號龍頭吳登雲。兩人噤噤咕咕正說着話。仔細一聽：

那吳登雲說：『你是明白人。在這裏當醫生還有什麼好處？你不多花幾個錢，他肯替你盡心看病麼？——我說五塊錢是頂少了！』

鄭其剛嘆口氣：『就聽你吳先生便罷……』

吳登雲很生氣似的說：『這是什麼話？——我也不要你的錢！』

鄭其剛連忙陪小心，一邊掏出五塊單頭票子，塞在正要起身的吳登雲手裏。他這纔點點頭，轉身看小白臉于八斤子去了。

吳登雲塞一盒八珍糕在于八斤子被窩裏，低聲告訴他：『不要吵，小狗入的，明天給你送藕粉來。』一手撻撻他嘴巴子。

這時朱克先生已經醒了，吳大爺便走到門邊來：『老朱，怎麼樣？忘八蛋小醫生做事行嗎？——前天他狗入的還不肯來！』

朱克被這一問倒不好說什麼。只說乙字號晚上時常吵架，受不得。吳大爺生了氣，罵道：『哪個狗入敢鬧，揍不死他！——我去告訴老買。』

郭三味來了，吳大爺同他咬個耳朵，塞給他四塊錢。他便向各人點點頭，——只除了程蕪。——直奔鄭其剛那兒看病去了。吳登雲又問朱克：『茶水夠用麼？——不，我再叫公家添。』

忽然，李重濤爬在舖上『哇！——哇！——』吐起來了。杜渭卿也在『我的親娘呀！我的親娘呀！』拚命叫着。

吳登雲聽得不耐煩，回大號去了。臨走，掏出那一塊錢給朱克，買糯米煨稀飯吃。

去後，朱克先生便大聲叫：『李福成！——李福成！——死啦！』

小醫生笑嘻嘻地跑進來：『沒有死哩，朱先生。——做什麼？』



「老看不見你的影子！貪吃懶做的死東西！當心要吳大爺剝你的皮——快點！快點！」

開水！開水！開水！——做夢哩你！」

李福成還是笑嘻嘻地說：「替你朱先生洗白菜哩呀！——啊，開水來哉！——」

他轉身向端着盆服侍李重濤的沙鶴飛披披嘴，倒開水去了。

忽然，丁字號有人殺豬似的叫起來：「哎呀！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呀！」接着，就大聲哭

了。

「郭醫生！郭醫官！」有人大聲喊：「郭先生！」

郭三味放下鄭其剛的手，咕嚕着：「該死的死罷！白就誤別人事……」說聲「對不住」，走過去了。——只十秒鐘，便聽郭醫生冷冷地說道：「死了。」

丁字號不叫了，只聽得一個人在哭。

忽然，乙字號的馬齋子却發瘋似的嚷：「郭三味！郭三味來！」

郭三味氣得紫臉泛白，喝道：「混賬！我的名字配你喊的混賬！」

馬畜子却自顧大聲叫罵：「狗入的郭三味！你替不替咱們看病？你狗入不存心，看就滾你媽的蛋！我操你祖奶奶！操你十八代！入你血淋淋的妹子……」

馬畜子越罵越發火。小裁縫勸他也不聽。按住他的嘴，還是罵。郭三味氣得嘴唇發抖，只嚷混賬混賬。馬畜子還是罵，他便轉身跑出鐵門，嚷道：「好，你罵你罵！」

賈主任帶了兩個看守進來，喝道：「混賬！你罵郭警官嗎？打嘴打！」

兩個看守上來打了幾個嘴巴子之後，不中用，還是罵。這裏惹得朱克先生來氣了，叫道：「賈主任，把他拷起來！」

陳亞坤也叫道：「對！非辦不可！——又撒野了！」

賈主任果然用付手拷子把馬畜子拷起來了。——可是他還罵。賈主任便不理他，走了。郭警官又走進甲字號看病，裝作沒聽見。

這辦法很好，天黑收了封，馬畜子嘴乾舌苦，也不罵了。這時候小裁縫却哼着：

「哪位行行好罷，給我一點點水呀……」

甲字號沒人答應。李重濤還在『哇——哇——』吐着肥皂沫。

八 不准吃藥！——毋庸服藥！——停止服藥！

北號病人忘了過新年，一轉眼已是元宵，——陽歷的二月底了，這十幾天中間，小畜子一共收進九十五枝香烟。——北號子裏抬出十九個人，施材局裏送來十九口薄皮材。丁字號出去八個，丙字號六個，乙字號五個。馬畜子就是這五個中間的一個。他從那回被拷以後，雖沒勁再罵人，郭先生的藥却治不好他的病。一天夜裏，抓住小裁縫的手，嘆着氣說：『好兄弟，請寫封信到咱家裏……寄到……安徽……壽州，……』沒說完，就斷了氣。小裁縫哭了一夜。

甲字號沒抬人出去。程蕪打了兩針，就回大號子了。朱克，杜渭卿，于八斤子的病也都快好。只是服侍程蕪的馮健被傳染上，便抵了程蕪的位置。乙，丙，丁三號裏的空位置也填滿了：那是大號裏過來的新病人。張志高整天喊着彭勝奎也病上了，搬

來和他「通腿」。張志高的病便有些轉機，發熱也輕了。獲得和的病也輕了許多。因為他爸爸來一封信。這末寫着：

得和吾兒知悉：接到來書，知悉。今來信，無別。兒在江中受苦，我知。妻爲你，過年做廠。有錢，借你用。沒有，父南過。你媽依依哭。望你出來團圓。好好包養。不急。說不完。唉。

父字

他整天看着這封信，看了就哭。但哭倒好過些。眼睛一閉就想道：『哪天出這鬼門關呢？』只要病好就回家了……』他自己想過：是沒有罪判的。

就是小裁縫的病也好了些。苦只苦在沒得吃。郭醫官只顧大喊小叫地不准吃西，只許喝喝鍋巴湯。

可是鍋巴湯那兒來呢？每頓飯一根籬子，以前可以換一大塊鍋巴的。——有六寸見方折成三疊的一大塊。——現在換不到一半大了。廚房說：吃飯的人少，吃鍋巴

的人多，不夠勻。可是就那末一小塊，也夠病人吃的。——哼，你不能起床，飯簍子給小畜子拿去了。四十個飯簍子拿二十；那二十賣把大號子裏。這末着，要吃，聽他賞，不你自己去爬。——賞你的怎麼樣？又吃不飽！

「哪天能爬起來拿飯簍子就好了……」他這末想。

他試試骨頭。——唔，居然可以撐撐了。這天下午，廚房外役叫聲拿飯簍子，他便撐着起來。但在舖上就打了兩個軟腿，還撐着。摸到樞柱子，挨着它向號子外邊挪。在號子門口遇到小畜子。

「做啥哎？」

「我……我想拿鍋巴。」小裁縫看見那隻獨眼龍有點怕。

獨眼龍小畜子有點來氣，丟根簍子給他：「奶奶的誰會吃掉你的！——出你媽鬼！」

號子門口有兩塊青石墊的台階，拖着簍，爬下地，再摸到門口，兩條腿已經癱了。

要鍋巴，鍋巴完了。——要，只有飯。

小裁縫差點哭出來。肚子餓得慌，怎麼辦呢？——飯就是飯罷！拿回來，又碰到小  
奇子：他雲雲眼，冷笑一聲：「我叫你乾吞！」

小裁縫苦臉陪着笑。看看那燉着青菜的爐子，也就不敢作聲了。想到身上幾個錢已給小奇子榨光，還是這副豬頭臉子，便想學馬奇子罵他一頓。——可是全身沒勁兒，又想起馬奇子的死，便就着地爬回舖上。肚子又是餓，隨手撥撥飯，就吃了小半碗。

這一晚，小奇子只是罵：「奶奶的！有腿了！看你雄！」連一口水都沒給小裁縫。

更不曉得是什麼鬼！這晚的藥也不全。小裁縫，龔得和，杜渭卿和李重濤十多個人都沒有。想一想，這都是軍法處送來的未決犯。莫不是軍法處不給藥了麼？——可是朱克先生也是軍法處的案子，他有藥。丙字號蔣同江那孩子也是軍法處的，也有藥。這是什麼鬼呢？杜渭卿賊看守，也問不出個眉目來。蔣同江却快活了，撐起個身子

向大家說：『處長是我兒子，不敢不給！』

有人笑了，有人却笑不出。——襲得和想再吃兩劑就會好了的，這一來像掉下大海。小裁縫收封後就發起燒，沒藥就像沒了命。——他倆都要哭了。

這一夜，有許多人睡不着，哼叫的聲音比往日更高。小裁縫燒得儘說鬼話。到天亮，丁字號又抬出去一個，也是昨晚沒吃到藥的。

好容易等到午後，郭醫官來了。一進鐵門，就向甲字號跑去。受了什麼委屈似的，對朱克攤開兩隻手：

『這，這，豈有此理！軍法處不是混蛋嗎？——噫，噫，老朱，你說：軍法處說，上個月藥費花得太多了，要調我藥方子看。——看了怎麼樣？雞不成有假的！——哼！上月二十天一共總用了四百多塊錢藥，軍法處才攤二百塊錢，多嗎？』他打開藥方簿子，指給朱克看：『藥方上也批起公事來了，我五十八歲，還沒見過！』銅絲扭的賴子不住地搖：『豈有此理！豈有此理！看——』他轉身向杜渭卿說：『他在你的藥方上批：『病

勢已輕，毋庸服藥！這不是混蛋嗎？——吶，老李的批：「服藥已多，暫行停止！」吶，這  
是小裁縫葛玉清的「不必吃藥」龔得和的「毋庸再服」張大綱的「不准吃藥」  
劉得標的「停止服藥」……他媽媽的藥難道是我吃的人家有病不許吃藥，這是  
人說的話？人說的話嗎？——難道看着人家死嗎？……呀？……郭醫官氣得連藥店的  
回佣都忘記似的，破口罵着：「他媽媽的……」

那邊小裁縫尖聲叫道：「郭先生，郭先生，怎麼說，我的藥……」

郭先生狠狠地說：「不許你吃藥——吃，自己拿錢打！」

小裁縫一聲不響，過了一會纔蒙起頭哭道：「媽媽，要我命呀……」

龔得和也提高嗓子問：「郭先生，我呢？」

「你一樣不准吃！」

頃刻間，從杜渭卿起，各號子一片聲罵起來。郭先生也跟着罵：「這不是坑人嗎？  
害死窮人呀！婁子姪兒！婁子姪兒……」



郭先生罵罵還是去看病。杜渭卿，李重濤也看了，他們自己拿錢打藥。只是小裁縫和龔得和一些人的病不看了。郭先生在面前走過，隔着艾絨的白烟，也就像那天替程蕪看病的西醫一般，恍恍惚惚，神仙似的了。

祇有小裁縫不死心：「郭先生，不吃藥，替我看看病，好罷——」

郭先生很熱心似的說：「我巴不能夠你們都有藥喫——我有什麼法——我看舌頭——呀！要死啦！你又吃了東西！有食！有食！有食啦！『吃不死的痢疾，餓不死的傷寒！』爲什麼偏要吃呢？哼！病又翻了！翻了——『傷寒復發，名醫沒法！』——該死！該死！」

小裁縫看郭醫生拚命點着筆尖子走了。那筆尖就點在他心上似的，全身難過起來。頭一昏，睡倒了。

龔得和抓住信紙，蒙了被頭，像知道自己已經死了似的哭着。

蔣同江病已好了五分，臉還黃臘臘的沒點血色，骨頭架子露得明顯顯的。只是

一雙烏黑的瞳仁已經靈活地發了光。他看看郭醫生，就快活地問起來：「郭先生，我的怎麼說，藥方上？」

郭先生還當他真沒藥吃哩，打開簿子一看，一雙突了腔的眼便鼓起來：「什麼？從速診治，加緊服藥！」奇怪了！我還沒看見——說教你快瞧病，快吃藥——奇怪，——該是快開釋了罷？」

蔣同江快活得什麼似的，幾乎跳起身。伸出舌頭給郭先生看：「好點罷，先生？」

九 哎呀！原來是打靶了！

龔得和同小裁縫一班人的病又翻了：發燒發熱，連人都認不得，水也不曉得喝。小裁縫哼叫了三天，龔得和蒙頭哭了三天。在一個早上，他倆一起兒「去了。」

小盒子臨抬他們的時候，在龔得和冰硬的手裏掏出那封家信。在小裁縫的被窩裏却找到許多飯粒子。

從此，小畜子更忙，香烟更多了。

到了三月半後，四個號子併起算算，祇剩四十個人了。甲字號朱克好了八成就回去的。杜渭卿，鄭其剛，于八斤子，陳榮魁也都好透，笑嘻嘻地走了。就是馮健，打了兩針，也好了。陳亞坤靠吃靠喝，病好的也快。但甲字號還有人，他總不想走。苦只苦了小醫生李福成，朱克纔走，他就病倒。活跳跳的是沙鶴飛：病人少，沒事做，閒下來就請馮健教他唱「谷子歌」。可是他的舌頭搗蛋，「來」字總唱做「拿」字，於是甲字號裏整天地「起拿……起拿……」叫個不停。倒霉一點的是李重濤，肚裏有食，又好貪嘴，海蕪也當着黏餅吃，至今沒好透。乙字號還剩十個人。丙字號丁字號也只有二三人。那些空位置上的人都被小畜子抬走了。沒走的人有大半死裏逃生，撐過了危險關頭。

只是張志高的病好好壞壞，翻了兩次，現在又重起來。彭勝奎病得也不輕。兩個人都沒死掉。怕是因爲兩人都有點照應，蔣同江好透了，有笑有說，還能替張志高他

們向甲字號討點水。臉上已經些微透點血色，恢復他的孩子氣了。

只是「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要大家病都好，還不知是哪年的事似的，所以大家還嘆着氣：「哪天纔能出這鬼門關呢……」

其實出去的還有：過不兩天，李重濤，馮健，殷壽保都回去了。但這時候官家的煤水也忽然減少，減少到只夠煎二三十副藥的。想燉些茶水，不是沒了炭，就是缺了江水。這一來，陳亞坤也捲捲舖蓋捲兒回去了。

也在這個當口，那個活跳跳的沙鶴飛却病倒了，和李福成一對兒睡在一起。甲字號只剩他倆和王成昭癆病鬼了。

從此，北號子比起從前是冷落了：艾絨已經不再燒，爐子只剩了一個。連病人也不那末拚命叫喊。過來看病的朋友不再來，郭醫生也要隔天纔來一趟。好了一點的人像鬼魂似的東摸西摸，病重的沒水喝，連叫喊也沒了力。

小齋子每天只煎煎藥，別的什麼都不管。他曉得這些病人已經是乾癟了的芝

蘇——榨不出油來了。沙鶴飛，李福成却又病倒，整天哼哼喂，再沒人同他推牌九，便檢出死人馬鬃子的唱本兒，到院子裏唱花鼓戲去了。晚上，病人還沒拉屎拉尿，他就先睡。隔壁張志高叫他：「老鄉老鄉！給我點水嗎……」

他就醒着也不會答應的。——奶奶的！拿兩吊錢就做衆人的孫子！——翻翻身，又睡了。

張志高叫叫蔣同江，那孩子睡得死豬一般甜。彭勝奎眼睛四邊瞧瞧，告訴他開水一點也找不出了，兩人便都嘆了氣。——這時，甲字號沙鶴飛和李福成也在叫着要水，可一樣沒人答應。

沒有熱水瓶，晚上總是沒有水。也就總是對着熄了火的空爐子乾叫。——這末叫了兩夜，張志高和彭勝奎的病又加重了。

第三晚上，大半都睡了；只剩了甲字號丙字號裏四個人哼着，別的什麼聲音都沒有。張志高的喉嚨裏乾得像燒着一團火，忍一會兒，就又乾作嘔。一下嘔得逼住氣，

連臉都變了色。彭奎自己也乾得要死，聽得他嘔，就更難受。不由恨恨地自罵一聲：「奶奶！抬起頭亂處找水——那罷了的火爐上燉着一隻水壺，」還能有一口水麼？」他想。

他的頭是向爐子這邊睡的，便挪着身子向爐子爬。一陣冷風吹過，纔想到忘了披上破棉襖。這時，已經爬到爐邊了，硬撐持着，伸手摸摸水壺。——嚇，居然還有些溫熱。——他這一喜，什麼都忘了，提下壺，帶着一隻破藥碗。一倒，可祇有小半碗。送到嘴唇上試試，還溫熱，喉嚨裏不由一陣乾，像有針刺它似的，張開嘴就想喝。

「奶奶的！」忽然對自己罵了一句。一擰勁，支起上身，遞過碗去，叫張志高：「來水！」

張志高得了命，奪過碗，一口就喝乾了。放下碗，纔想起來：「哎呀！彭奎兒，你喝了嗎？」

彭奎啞着嗓子：「俺喝了。」

可是他的嗓子不能受，非得點水潤潤不成。再找，爐子旁邊還有個藥罐子，他不管冷不冷，又爬過去，拖來一看，還有些洗罐子的水。水底下還沉着一些藥渣，冷了他想也好，捧起罐子就喝乾。

這時，張志高倒又哼起來。沙鶴飛更高聲乾嘔了。

好了，到第四晚上，彭勝奎不知道渴了，也不知道張志高要不要水，只翻着白眼在喘氣。——喘了一夜，沒說半句話。

天亮，蔣同江起來撒尿，見彭勝奎一隻膀子伸在地上，便替他放進被去。可是一摸，冷了。

「呀！張志高彭勝奎死啦！」

張志高像沒聽見，楞了一會，才哇啦一聲哭出來：「好兄弟，彭勝奎兒……」他抱住他的脚不放。

蔣同江又急又怕，推推張志高：「起來罷！你過來睡——他死啦！」

張志高孩子抱住媽似的，抱住腳不放，哭着說：「怕啥？俺還要同他睡——好兄弟！彭勝奎兒……」

蔣同江抹抹眼淚，跑開去了。

又過了一天，還是天亮的時候，張志高也同彭勝奎一樣：伸出一隻膀子。蔣同江去摸摸，死了，便死了親人似的，淌下眼淚。他知道這兩個人是最好的朋友。

忽然，外邊鐵門打開，看守吳順才叫道：「蔣同江，打遞解——快點！」病人都吃了一驚。

蔣同江抹抹眼淚，半驚半喜地問：「什麼——回原縣嗎？」

吳順才瞇瞇着眼，像沒睡醒，一邊開樞柱上鎖，一邊隨口答道：「對了，原縣去開釋去罷！」

蔣同江什麼東西都不拿，扣好衣裳就走，恨不能插個翅膀飛了纔好。到了號子門口，又轉身向張志高招呼。可是一下想到他已死了，便嘆了口氣：「唉！」



門外又進來兩個看守，一邊一個，領着他出去了。

號子裏病人纔喘了一口氣，聽着蔣同江的鑼鍊子清脆地一聲一聲響着，便問：

「怎麼……？」

大牢外吹起軍號，調子是那末低低的：「Du——DuDu——Du！……」

有人驚叫一聲：「哎呀！蔣同江原來是「打靶」了……！」

大家都逼住氣，不敢透出一點聲音。

### 十 棺材五十二口！

北號裏永遠是那末陰沉沉的，沒有一點太陽。病人們沒有增加。但一個個抬出去，只剩得三十人不到了。這一些人的病不會壞下去，可也不會馬上好。像一些打傷

① 這意思很簡單，就是將蔣同江當着靶子打。

了的蝸牛，慢慢地爬着。

祇有一個人完了：那是沙鶴飛。——自從前晚起拚命叫了一夜，到早晨八點鐘，停止了。睡在身旁的李福成還以為他睡着了，到九點鐘燒了開水給他吃的時候，早沒氣了！頭斜倒在肩頭上，嘴張着，像還在唱着「起拿」似的。

賈主任帶了鐵匠來，替沙鶴飛開鐮。揭開被的時候，一個蜘蛛正從屋頂上望下吊，一跌跌在他的嘴巴上，一溜烟跑了。

他的鐮又粗又重，前天要求主任開掉，不准。這一來開了半點鐘，還擦破了踝骨。——只是沒流血。

小畜子又來了，預備連被褥抬出去。李福成一把握攔住，從枕頭底下摸出一塊洋錢來。不由淌下眼淚，說：「這是他拿性命換來的，寄把他老婆去……他還有孩子。」

小畜子翻他一眼，說不出話。李福成看看他那發麵饅頭似的臉，如今更加浮腫

得厲害，連一隻獨眼都要腫沒了似的，心裏就有點怕他。便把一塊錢交把賈主任去寄。

賈主任順便捏了鼻子，向各號看看：稀稀落落沒多少人了，也不禁嘆口氣。想起吳登雲的話，出了鐵門便向監長上房走去。

監長的昭陽趣史還沒看完。見他來，便折了書問：「什麼事？」

「報告監長——北號子裏的病人差不多都回頭了。什麼時候併號子呢？北號還封不封？」主任只望說聲：「不封，」就快活了。

監長一邊打着算盤：既開了北號子，已經添了三個看守，報上四個名字，又何必再取消它，省人家的經費蝕自己的本呢？便問道：「他們安穩麼？」

賈主任吃了一驚，連連打躬：「沒有鬧什麼。」

「那末——」

聽差送上一份紅封套，退去了。監長抽出一看，是施材局的董事長胡毅甫發的：

替他老子做七十大壽。便噓了一聲：「打抽風！」轉臉再向主任說：「那末——就不  
要併了。讓他們住在裏邊好了。」

賈主任說不出的歡喜。吳登雲今早要求他調去北號做總龍頭的事，有點把握  
了，便連聲答道：「是，是，是。」

監長又問道：「有人負責麼？」

賈主任故意把皺紋紙似的眉頭一蹙，說道：「北號子範圍大些，調吳登雲過來  
罷。」

監長沒作聲，主任心底有些不安。監長又摸摸絡腮鬍子，說道：「也好——」一  
手揭開紅單帖，想了一會，覺得送二十塊太少，五十塊太多，而且答應過他媳婦做的  
春大衣還沒做。便問道：「自從調北號子，施材局送了多少棺材來？」

賈主任一口答道：「五十二口。」

監長暗自一算：五塊錢一口，五五二百五，二五一——二百六！便覺二十塊太少

了。把帖子遞給賈主任，說：『封四十塊錢禮送去，明天。』

賈主任先吃一驚，再一想，心上有數了。答聲：『是。』走出上房。回頭狠狠地看一  
下棉門帘，想道：『他媽的！五五二五，二五一，二百六十塊錢棺材本就獨吞了，狗入的！  
……斷子絕孫的……』

已經走回辦公室，哪兒去呢？——春和堂馮老闆請客是七點鐘，收封是五點半。  
賈主任打好主意：先收封，把北號子事告訴吳登雲，教他先送點「小意思」來。  
然後到郭三味家去抽鴉片，同他一起赴馮老闆的約。

於是，北號子收封了。

病人們一個個遊魂似的爬上舖去。倒下頭就想起大號子來：那邊有大院子，有  
太陽曬，有朋友，有說有笑，有得玩兒，有鑲鍊子響……那邊像是一個天堂……

「哪天纔能回去呢？」

整個北號子裏陰沉沉的。

## 打靶

大牢里死個把人像咱們半夜里摸死個臭蟲——不希奇——有哈希奇起碼三天死兩個，老爺們高起興來。一天也會十個八個地整批走。聽說「打靶」●至多叫大家冷冷臉子，等到外面吹起「達達帝」，誰說聲「走了」馬上就忘記那回事，要是病號里誰拖了「牢洞子」●更爽快：除了抬「三塊板」●的賺幾枝香煙，別人還不知道哩。

①「打靶」就是「槍斃」。咱們囚犯怕說那兩個字。

②囚犯病死了，不許走正門。從牆洞里拖出去的。

③抬死人的木板，是三塊木頭釘起來的。

自然嘍，才進來的新案子會害怕的。看見范小猴子打靶，那沒點漢子氣的趙步高就哭過一夜。——就說咱自家罷：以前看見死人，不打小腿肚子底下發抖嗎？——

哼，瞧慣了，眉頭也不皺一把。一年到頭，到底死了多少人，罵哪個舅子才記得！

可是對不住，話說回來：前天，咱的小腿肚子可發抖啦！連顆心都卜卜跳上兩天。

前天，星期六。——是個壞日子。●吃了早飯，大家都在院心里躑躅子。是誰閑得骨頭疼罷——他媽的，又圍住趙步高那老實人開玩笑。——這傢伙老實得多可憐：平常一個盜匪案子到大牢里總不會吃什麼大虧的。他是個總匪嫌疑犯，一進樞門却嚇得直打哆嗦。咱們號子里「龍頭」朱老二，可是個認錢不認人的傢伙，瞧他不漂亮就歪歪嘴叫張和尚跟他「談公事」。●可憐是個已經沒飯吃的莊稼人，一看

● 星期六是個打靶的日子。

見毛竹板子，大石頭，說要上他的「班」。

●就嚇得沒口子亂招認。說願意拿出十塊錢來——哼，十塊錢？他一塊也拿不出，每晚上打得鬼哭神嚎，榨不出點油來。「龍頭」白貼了一封信錢，沒弄到一個大，就氣了，教他睡到馬桶跟底下，每早抬號桶。●每晚給龍頭倒尿壺，還要做些誰都不肯做的苦工——這末着，趙步高可打下十八層地獄了，誰都可欺負他。

只要帽子底下是個人，叫聲：「趙步高！」他就灣腰站在你面前，叫怎麼，就怎麼。不敢拗一聲。有時還得吃上五枝雪茄煙。●空下來，自家兒就歎氣，淌眼淚。怕吃官司。

●向新案子敲竹槓，咱們叫「談公事」。

●「談公事」要用竹板石頭來給苦你吃，叫「上班」。

●號子里大馬桶，叫做號桶。

●五枝雪茄煙就是巴掌。



——其實是一點影子都沒有的冤枉官司。他要那麼怕。大家都好笑。——笑夠了，就嫌他嚙嚙得討厭。張和尚那小子更嚇他：

『乖乖！你的官司不得了啦！起碼無期徒刑！』

等他曉得無期徒刑是什麼，就哇哇哇哇哭了。

越是哭，越好玩兒。大家沒有事就拿他開開心。

這又是張和尚，咬着左嘴角上一隻大金牙，拍一下他的肩膀：『喂！趙步高！今兒星期六啦！你的案子危險呀！』

趙步高的灰臉發了黑，蒼黃的眼白子死釘着張和尚。烏紫的厚嘴唇像兩片陳猪肝，有點兒動。嘴唇上的短鬍子在發抖。快哭了：『什……什麼……什麼……張大爺……』

大家打着哈哈，笑啦。他更沒了主意：跟打斷了腿的狗一樣，張着眼四面亂瞧。

『趙步高呀！今兒是星期六啦！星期六啦！』

『哎呀！趙步高哇！不得了啦！』

好多人在四邊逗瘋狗似的撩他。咱不忍，便叫聲：「老趙，沒有的事，跟你開心的！」他向咱笑了。——唉，跟哭的一個樣，真難看。

從號子里衝出強盜犯周伯高來，抬起他的大四方臉，問：「誰叫我？」

知道他又聽錯了，大家都笑啦。「是同趙步高開玩笑哇，周老大。」

周伯高也就笑笑，沒說啥。在院里跟大家走趟子。其實他是多心的。在咱們這座大牢里，周伯高是數一數二的人物，哪個號子的龍頭都得跟他客客氣氣，誰敢當面叫周伯高呢？

周伯高來回走着趟子，對來來往往跟他擦肩過的難友們點頭，那四方臉上帶點兒笑意，可是你認真地當他是笑麼，又像沒有。——一句話說結，那付臉子看了叫你不討厭，只覺得怪親熱似的。上個月，他一進這大牢的門，就是這付形兒。向號子里大家一拱手：「諸位老大，兄弟新來乍到，又在難中，案子還沒結，請諸位多多照應。」又向龍頭打招呼，說要請請客。各號子龍頭不答應，却擺酒反替他接了風。龍頭以下

的難友不用說了，誰都同他客客氣氣。就是外邊上自主任，下至看守，也都把他當朋友。這樣漂亮的人，真是少有的。

他見大家對趙步高開玩笑，便隨嘴問一句：『今天星期六？』大家還沒答出話，鐵門嘩啦一聲打開了，露出管總門看守老邵的一付紅通通的臉，心里正想說：這傢伙又喝酒了罷。他却提高嗓子叫了：

『趙步高……接見了！馬上又關上門。

趙步高接見，叫誰都奇怪。他來了兩個月，鬼也沒見來過。張和尙先歡喜了：『媽的十塊錢來了！』

趙步高自己却睜着眼，不知朝哪兒跑。——他還不曉得接見是該怎麼樣。大家把他擁向鐵門去。他只是張開嘴，像哭，又像笑的。

老邵又拉開門，一股酒臭熱烘烘地噴過來。正要問是誰來了，咱們却一眼看見鐵門外齊整整地站着四個看守。——像四把老虎鉗子，在那兒等着什麼。趙步高剛

出鐵門，四個人一擁，轉個灣兒出二門了。只聽得一聲哼叫，像隻貓兒被踩了一腳。

「哎呀！」鐵門里大家一聲叫。

鐵門順勢一關：「托——拉——！」

天上下了一盆膠，哈們的嘴都黏牢了。我看你，你看我，臉上都發了呆。這真是再也料不到的事。大家都是看慣了「打靶」的人，這天却也變了色。那末一個可憐無能的人，就這末冤枉死了麼？

「奇怪……」誰這末哼一句。

「大牢里死的盡是冤死鬼……」

「唉……可憐……」

大家歎歎氣，發了呆的人這才慢慢動下脚步。走趟子的又挪開腿。鐵鐐「嘩——」

「嘩——」又響了。只是慢吞吞地，大家都沒了勁。

「混賬！」周伯高一手又在腰里，向鐵門外邊罵。「這樣老實可憐的人，幹嗎要

打他的靶？……」

大家都一驚。站住了。周伯高轉臉向咱們大夥兒笑了：「他媽的該打靶的——」  
拍着胸膛。「偏不來打！這是什麼玩意兒，他媽的！」

他儘管是開玩笑，咱們可窘了：想跟他笑罷，笑不出；說什麼罷，嘴里像塞了棉花。  
咱們號裏龍頭朱老二却笑了。

「周老大，您是條漢子，他們不敢哈哈！」

周伯高聳聳肩膀。「哼！漢子他們狗入的要打的是漢子跟老實人！」他擱開腿，  
嘩啦嘩啦走起趟子來了。

朱老二只好乾笑着。大家有點不自在，像給誰施了定身法。周伯高自家却滿不  
在乎地走來走去。

二門外噤噤哇哇，不知鬧什麼。大家豎起耳朵聽。好一會兒了，還沒聽見「達達  
帝」——怎麼，還沒走麼？

誰都有點兒不耐煩，眼巴它吹一聲，就好死了心似的。——噓，它偏不吹。就在這時候，「克——托——」鐵門打開了，門縫里露出看守吳胖子的臉。——却不是老鄒。——他叫聲：

「周伯高接見——」

馬上進來兩個看守——張洪才跟李子南。接着鐵門就關上。真比炸彈還嚇人。  
周伯高又怎麼啦？

誰都不敢喘聲氣兒，只一字兒看着周伯高——他這時候站定了，沒事人兒似的。等到兩個看守走到他面前，才問道：「什麼，接見？」

張洪才的和氣人兒似的臉上陪了笑，兩隻眼睛快合了縫。很客氣地招呼着周伯高：「是的，您家里人來了。」

李子南跟在張洪才後面只陪笑，沒有話。

周伯高向張洪才冷冷地笑了：「你給我說真話：——要說接見，我不去！」

敢賭咒，那時候要掉根綉花針都聽見。——誰都逼住一口氣。張洪才臉上有點變色；還裝着笑臉說：『真的，真的，真是您府上有人來！』

『好，』周伯高手一揮，轉身坐到靠牆的空「號桶」上去。說：『我不見！』他燃起煙捲兒，靠在矮牆上抽。

張洪才結結巴巴地還要說什麼，周伯高眼了瞪：『媽的！聽見嗎？』

張洪才臉色更發白，李子南只藏在他身後。事情正僵着，鐵門一開，魯主任又帶着四個看守奔進來。周伯高看着他們，沒有動。魯主任到了面前，也就陪着笑臉兒：『老周，真是接見……』

周伯高給膀子一揮。『這末嚕嚇！——不見！』

魯主任的臉子一冷，回頭跟着守們使個眼色。張洪才領着幾個人衝上前，想拉周伯高。周伯高便雙腳向地上一蹬，格郎郎一聲響，兩手向外一擺，張洪才被摔開三尺遠，別的看守更退了好幾步。他罵起來：『他媽的！你們這班東西真不漂亮！——叫』

你說真話！什麼接見不接見？跟老子也來這一手？

魯主任又怕又氣，向看守們：「接見怎能不去呢？架他去！」

張洪才一邊向前，一邊央求似的說：「周老大，你就去罷……」

周伯高隨手扳起矮牆上磚頭，對準張洪才腿上就是一下——倒在地上了。再拾起身旁的矮凳子，號桶蓋子，對那些看守亂扔，幾個傢伙嚇得亂躲。咱們大家也嚇得呆了。魯主任腿快，退到鐵門邊。一面哆嗦着：「老周，您別發脾氣！這是公事，我們也沒法……您得原諒……幫幫忙……」

朱老二也幫了腔：「周老大，您別這末，他們也沒法……」

周伯高捏緊拳頭：「放屁！把老子當着尋種嗎？——我叫你說真話。」指着魯主任：「你說——說是「打靶」了，老子就走！」

魯主任嚇得不敢作聲。

「說呀！提周某人打靶了！」



魯主任兩條腿直是抖。嘴裏咕嚕着：「是的……打……打……把……」

周伯高生氣的臉馬上給熨斗燙平了，笑一笑，給衣裳一撲，罵聲：「瞧你那蠢種形兒！」提起腿便向鐵門去。「得了！走罷！」

魯主任和六個看守跌跌爬爬地跟上去，鐵門一開，周伯高回轉頭向大夥舉手：「再見！」

馬上鐵門一關，周伯高不見了。咱恨不得跑上去抱住他，腳上可像釘上釘，動不得。五臟六腑都塞在嗓子裏，話也說不出。大夥兒也都那末呆着，連跑到門洞里看熱鬧的都沒有。「達達帝」洋號一聲響，咱們知道周伯高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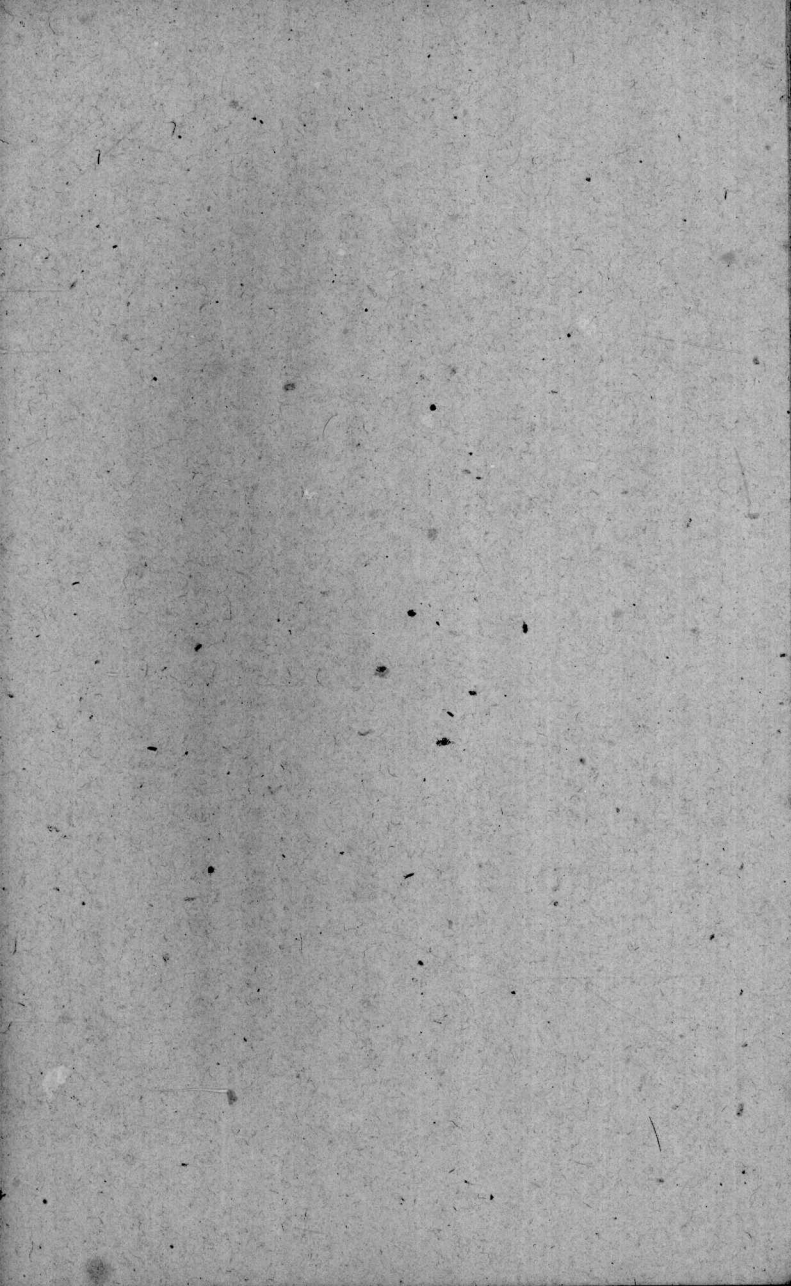
從來沒有過這樣靜，院子裏像幾百個泥塑木雕的菩薩，一聲也不響。忽然，鐵門又打開，四個看守抬進一個人來。咱們一瞧，你知道是誰——正是剛出去的周伯高。臉皮像張白紙，滿嘴淌着白沫子，眼睛珠只向上翻，要不是肚皮還在動，老實當着個死人了。

「怎麼啦？」

李子南罵着：「盡是他媽的倒霉事！老邵的黃尿喝不夠，把周伯高錯到趙步高身上！媽的，這傢伙又蠢種，吃不住嚇的，還沒上大綁，就癱了……！」

簡直叫人受不了，左一件右一件的。大夥兒把趙步高放在舖上，他只直着嗓子叫：「冤枉呀……冤枉呀……」聲音那末含糊，聽不清。大家說請醫生，醫生來，按按脈就跑了。也沒給藥。

這一夜他哼得沒個停。咱也一夜沒合過眼。天亮了，打了個凌晨——唉，就是這末一點時候，再等咱睜開眼，趙步高已經用三塊板抬走了。



## 最後的晚餐

先告訴你們這東西的來由：——

四年前，在××縣監獄當看守。那真是他媽的：「沒得法，當警察；沒路走，當看守。」扛過三年槍桿子，誰願意幹這玩意兒？軍隊上江西，吃敗仗，散了。下來當土匪？——那不幹，我也是莊稼人家的兒子。

看守這玩意兒可不是人幹的！火綫上一個拼一個，算漢子！他媽的這算啥？——給人家關在籠子裏，你媽的「耀武揚威」地「別動！別動！」稱英雄——活丟人！星期三，星期六，天不亮就動手捉小雞似的走籠子裏拖出來，一個，兩個，……出北門，「達達帝」完了！——真懶得動手，我。

嗨，天下事又由不得你！有天早上——該是星期三——上五至九的班，一

睜眼，就提人。主任叫聲：「郭風！我可先嚇一跳。」——郭風也完了！

硬着頭去開了「封」，郭風已經站在攏柱邊口。掉根針都聽見，誰也不敢喘氣兒。他拖着那副十斤重「傢伙」，格郎格郎走出來。點過頭，送我一個書本兒。說：「這，送給你。」轉身到院子裏講「演講」去了。我又去另開一個號子裏的馬恆昌。

趕我收好「封」到院子裏，他已經挨主任半推半勸地送出鐵門。再追到鐵門口，縣政府隊上的弟兄們竄出來，反剪了他的兩隻手，向大堂上去了。他可只顧仰着頸子嚷。跟他同案的——馬恆昌，一聲遞着一聲。過後，就唱。那聲音叫聽了，肉都打顫。

不是充喬，實在不忍看，就回到班上。那書本兒是洋紙釘的，用外國筆寫上籃字，滿滿的一本。送給我幹嗎呢？我又不認得個字。——想來想去，替他送過幾封信，該是補這個情——這可算個屁事？我不能像那幾個雜種看守，張嘴就要

錢人總得有個情分。他姓郭的夠交情，我就不夠朋友？再說，人家是大學畢過業的，滿肚子墨水。既瞧得起我，送兩封信又算回事？——可是說回來，這書本兒送我幹嗎呢？——想不通。

姓郭的是好人，儘管說有學問，也穿過洋裝，可沒臭架子，——像那些神氣活現的少爺們的。是大牢裏頂談得來的朋友。他一死，怪不自在，老牽在心上。那付怪和氣的臉子，娘們似的；在你心上愧兒愧的。一生氣，不幹他文人，又去當了三年兵。

當兵不要緊，郭風這書本兒可遭了殃！又不知道他家住哪兒，望哪送？丟了罷，不忍整天搵在腰裏，上火線，睡覺，登坑，沒離過身。這怪不認字嘍，營裏混了三年，這書本兒給人翻爛了，後頭一張張給扯脫啦！就是中腰裏也掉了好幾張氣得什麼似的，對得起朋友嗎？

這回銷了差，打上海過身。聽到件蹊蹺事：在上海，會寫字的，寫成個書本兒

給書坊裏印了，能賣好大錢。郭風，人家是喝過墨水子的，這書本兒就不能賣錢——好，試試瞧，照樣兒請位先生抄給書店老闆去。丟了掉了的聽它，我不認得字，不會補。要是印出書來，再不會丟啦！再能賣上幾個子兒，也好買幾斤「燒紙」燒給他死鬼。——埋的地方我知道。可憐他在××縣裏沒個親戚朋友，唉……

別說了罷，這就是他那書本兒——

九月十四日

前晚得馬恆昌同意，決定到廣東去。當時拍出電報，答應那邊學校的聘請。又和馬約定關係，就預備行裝。直到今天下晚沒停過腿。心裏有幾分歡喜又有幾分哀愁。廣東這地方，從小就夢想要去的。記得在初中作文，做過篇自擬題：送別某君之黃埔。對廣東抱着無名的熱愛。可是說走，又捨不得這地方。——半年來，在這裏新認識多少可愛的、勇敢堅決的青年，誰都有決死奮鬥的信心。剛才親人骨肉似的握緊了手，

又要撒開……

可是這地方留不下去了：自恨是個沒用的所謂「智識份子」在這根生土長的小城市裏，誰都認得；一過身，就有人噉噉渣渣，對你擠眼歪鼻。環境一天天壞下去，已經到了滿城風雨的境地。並且接過兩三次警告，難道要自陷羅網麼？

站在北門外河邊上，等着店裏開鍋的「糶糊」粥。目送南流的水，留戀着那一羣青年。

呼啦呼啦喝完兩碗「糶糊」粥，却一頭碰見小黃——真見鬼！他怎麼跑回來？鄉下正該忙，難道溜回來過中秋節？我去廣東，他是一直反對着的。這一下，又不讓我走了？

想了一個方法：對於去廣東的事簡直不提。他可飛動全片薄嘴唇，向我進攻來了。我還是三十二個不理，只說這件事已經決定，無可挽回。而且是上面完全同意的。別問我——我的脾氣是這樣：還沒決定去之前，幾次三番打電報，快信去回絕，



要我，我也不去的。既經決定之後，又打「攔頭板」，那不成偏去！

小黃不生氣，也不追問，只硬拖我去洗澡。說要分別了，這是送行。沒法拒絕，去了。可是默默地沒談話，洗過就走。

回家去整理一下行李。心裏很難過。媽死後，對家就不聞不問，幾個月都睡在外邊。爸雖不說什麼。心裏何常好過？這一去，老人更加孤零了。可是竭力要我去的倒是爸，雖向他撒過無數的謊，想不去；但他不願我再失業，替我借下旅費，預備船票——這，不走不成了。

晚上，月亮像汪水，流滿天空。不知怎麼一下，就溜到鴻珍家裏。聽說要走，她睜着一雙眼發呆。想到這將要結束的畸形生活，自己也黯然起來。——說來是笑話：一邊窮得喝「模糊」粥，一邊又逛窯子。那面的生活是緊張，嚴肅，充滿了鬥爭。這面却又閒情逸緻，打茶圍，抱女人。——這樣生活，於今也半年了。爲這種矛盾作解釋的，是既不能克服住戀愛的慾求，而又明知戀愛會妨害工作的我們這類人物，爲得解除性

的苦悶，打打茶團是最合理的行爲。因爲這是種乾脆的買賣，不像勞什子戀愛那末拖泥帶水。說去就去，說丟就丟。——在事實上，自從認識她，不曾妨害過我。有暇，去坐一會，便心身暢快，精神振作。什麼苦悶都驅散了。鴻珍又是個聰明人，平常歡喜看紅樓夢之類的小說，談談黛玉，晴雯，再抱緊她深深地接兩個長吻，就走了。有時出局不在家，便躺在她牀上等，也不肯叫人催她。到她回來，每每酒氣醜人，撲倒牀上，却也會爲身世而流淚。這時，背着鴛母，低聲勸她：早爲自己打算，別老在火坑裏滾。然後替她蓋上被子，便悄悄地走了。只有一次，也是醉後，纏着我不放。我說走了，她壓在身上，只顧用眼睛向你微笑，也不說什麼。這末有一個多鐘點，我硬要走，她狠狠地盯了一眼，才撒手，轉身向牀裏睡了。今晚，她又那末盯住我瞧，並有幾分哀怨。我倒難過起來。彷彿起了一種因爲一向把人家當做玩具而生的媿懣之感。看她吃過飯，因爲明天是中秋，今晚茶園裏有晚唱，要我陪她同去。×園。想到馬上離開此地，就答應了。這時後街上人聲已靜，踏着月影，順着一個水塘向×園去。她一路抓緊我的手，半倚在肩上，

也沒有話到。園天已遲了。躺在一個角落裏聽她唱過坐宮和汾河灣，又一路回到他家裏。看看已是十二點鐘。家裏和朋友家都早睡了，沒地方去。鴻珍看看窗外的月亮，說：「天不早了，還走嗎？」我看看她，沒有回答。

整夜沒住嘴，直談到天亮。我勸她從南京那客人去。因為他願意娶她做正式妻子。但她說他年紀太輕。問我廣東的住址，將來如果能脫火坑，想來看我。她又向我談她的身世。據說她媽早死了，爲了爸的病，曾獨自跑到幾百里外找她哥討錢。那時她才十二歲。爸死了，葬在杭州，還望我能過他坟上去看看。她的哥是戲子，唱青衣的坤角某人就是她的嫂嫂。賣她進這火坑的便是這哥嫂倆。她又說到何以會說各地方言的緣因。原來她爸是滿洲人，住在杭州，所以杭州和北平話是她的拿手。隨哥嫂在蘇州唱戲，蘇白也就說得流利。鎮江，揚州都做過生意，那自不必說了。因而想到：她如果受過教育，演話劇倒是個人材。於是我又想起茶花女的故事來了，便從頭到尾講

給她聽。

可是自己却嘲笑起自己——幹嗎講這故事呢？難道想在她身上創造出一個馬格麗脫來麼？

天亮，離開她家。又問我坐哪家船。說要送我。我說家裏有人送，不便當。她笑道：「我在岸上送，不上船，好罷？」臨走又關照我：「晚上，千萬再來一趟，有要緊話跟你說。」

我點頭，拖着疲倦的身子走了。

九月十五日——舊歷中秋

今天，精神有點恍惚。

小黃請吃中飯，喝點酒，更覺頭腦模糊。飯後，他又約我到張華家去。說馬恆昌他們都在，要同我談話。我說：張華那裏成「問題」，不能去。小黃却說：「另外一個地方，今天更去不得。張那裏還不要緊，一次半次怕什麼？」又說：「這不是私人談話，必得

去！

張華穿件彩色西裝絨背心，正忙着煨鷄子。從那似乎擦過粉的臉上透出些汗珠。見我來，便說：今晚替我送行。還有幾個無家可歸的朋友，大家來喝杯酒，慶中秋。

——對於這位從孩子時代起相處十多年的老友，感激得沒話說。

馬還沒到，新從×縣來的趙瑤却獨自在張華那後院套間裏翻書。她是老友青的愛人，我們一道在熏風社里演過戲，早認得她來，也是等馬談話的。

到馬來，已經五點鐘了。他那永遠蒼黃的臉色上，有點發白，說是才打發×縣的小裁縫回去，路遠，跑來的，還發喘。

馬一開頭就說，我去廣東的計劃要打消。——這使我一驚。回頭看小黃，他睡在帳角裏，正搭臉上的酒刺哩。我知道這是他的鬼：在私情上說，這半年，我們幾乎形影不離，而我也受了他不少教育，不讓我走是自然的。但我們之間的事，該以私情來決斷麼？

馬却異常嚴肅地以政治形勢，目前任務等等來批評我，說去廣東是種「逃避」並且自認他以前決定讓我走，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這許多批評我本來不否認。而且以前所以決定不走，也正爲此。但現在，本地既不能再留，外縣又無處可去。走，既是上面的決定，而且木已成舟，我沒法解決這難關。

小黃把他薄嘴唇一蹩，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來，——笑道：「那些難關和你的任務相比，哪重要呢？如果上面的決定有了錯誤，也並不能掩飾你自己的逃避！至於環境上的困難，只有努力才能打破！——假如外縣有地方讓你去，你還去廣東麼？」

馬又仔細地分析起我的行爲與觀點來了。但我聽不進。我知道黃與馬之間有點不洽：小黃是犯錯誤跌下來的，當然看不起這內地出身而在他上面的馬。馬，却是最忠實的傢伙：只要在政治方面克服了他，什麼都服從的。現在，馬明明是被黃說服了。——我可憐這個忠實的人。

從小黃說，我去廣東是對他不利的：在此地，我是他最親信的朋友，而在一切意

見上都同意於他。——因爲他口齒鋒利，說話動聽，爲人機警狡猾，善於應付。——這些，一向認爲是在特殊環境下的我們所應具的自衛手段，深深傾倒着的。但今天，他的機智使我厭惡；明明他自己不願我走，却要馬來用許多「任務」、「形勢」來克服我！——對於自己人，應該有這種不光明的態度麼？

但我說不出口。——只好回答：「好，不去廣東！」

再回頭看小黃，還在掐着酒刺。不由得對那滿臉高低不平的小東西都起了反感：——多醜惡的面孔！

晚了。老藩回來了。他是住在張這裏的。嘻開嘴，露出他在俄國鑲的兩隻大金牙，用浙江官話給我們說：「恭喜！恭喜！」馬去和趙談話，張華在前邊燒菜，打酒。一盞煤油燈點着了，却把燈頭捻成黃豆大。屋子裏陰沉沉的。

滿心混亂着，又不走了，對家庭，對學校的許多難關如何打破？——站起來，想回家看看，順便再到鴻珍那裏去一趟。

突然，一道強烈的手電光撲到身上，有人大聲問：「你是誰？」

手電後面畫出個軍裝的黑影子，另一隻手裏端着枝手鎗。

過身觸電似的一驚，我說：「姓張，張。」

手電走進來：「你不是張華？」

我看見那個小軍官，個高條個子，像螳螂乾，鼻子底下有兩撇八字鬚。當他看見套間裏還有許多人，便笑了：「你們開會嗎？」但馬上退到小院子裏，要我們一個個走出去。

我們跟到院子裏，却不見小黃。那軍官又走進去，從帳角裏拖出他——他揉着眼睛睡覺，問：「什麼？什麼？」

軍官說：「沒什麼，我們團長請去談談。」

在前院心裏站着張華和他的一家。那軍官問：「你是張華？」

張華的臉發白，擦了粉似的。「我姓吳——吳林。」



忽然想笑。吳林是個女人的名字，他正想戀愛她哩！

小軍官不管什麼，強迫我們走出二門。二門口一個衛兵端着「盒子」守在那裏。大門口又是一個。在大門二門之間停住了。回頭一望：馬，趙，小黃，張華，老藩。從二門裏透出一股鷄香，小黃向我做個鬼臉。我笑了。老藩還向那軍官分辯，說他是新聞記者——但不理。

大門外亂攘攘的盡是人。小軍官給我們挨次排到門口。門外等好了丘八，兩人夾一個，走了。

街上人家正忙中秋。心裏一動：「逃罷？」看熱鬧的像有意搗蛋。兩邊打了兩道厚厚的人牆。「沒有事罷？」我想。

進了××衙門，我知道這是團部。隔壁××館，是我半月前的住處。團長，湖南人，瘦精精個子，我知道他姓劉，提枝筆來問：

「叫什麼？」

「郭風」我說。

「郭兆文不是你？」他盯住我。

我一楞：「不是。」

兩個弟兄走過來，很熟鍊用根繩子套了我兩隻膀子，扣了兩隻手，站在一邊。

「我姓黃，叫黃——」小黃用手畫了三曲：「黃經緯——經手的經。」他把「經」字說得很清楚。我又幾乎笑出來。

張華還是叫吳林，馬恆昌說叫馬子山，老藩叫朱志藩，趙路却楞一楞，說：「周小石。」

一間有潮濕的屋子裏，點着一盞半陰半暗的紙捻小燈。中間一根柱子，我和張華就被扣在這柱上。其餘三個靠窗坐。窗外兩個衛兵：一來一去，燈光照在刺刀上，像一條金蛇，一幌，不見了。

用腿搗搗張華：「怕麼？」

「不怕。」他搖頭。

「怨我麼？」因為他的關係是由我來的。

「不！」他堅決地搖頭。

「英勇點！」用勁搗他的腰。

窗子外吆喝：「不許說話！」

偷眼看張華：挺起腰坐着，眼光堅定地看着地面。我放心了。因為這一羣當中，只有他使我擔心：一來年紀輕；二來是少爺出身，嬌養慣了的；三來我們都在他家，關係頂重。——黃馬，老潘都是有八年以上的歷史的，我信任他們。至於趙瑤，那是孩子，沒關係。

外間過道裏像有一羣敗兵跑過一陣一陣忙亂的脚步。那脚步沉重得踏在你心上似的。喉嚨也彷彿勒上繩子，都低啞了。槍托子碰得「禿禿」的響，手電光蛇似的竄來竄去。

一羣槍桿當中，擁進一個人來：是個乾巴猴子，小頸，小腦，小個子，一雙翻骨碌的眼睛，活像老鼠的。他恐怖地，但也有幾分得意似的，指着我們——哦，那是小裁縫！我看清了。

「這是黃進！」他指小黃說。

我——「這是郭兆文。」然後就：「這趙路，這張華，這老蔣——不知道姓。」到馬，停一停，說不認得——這真想不到。

一窩蜂似的去了。大家都抽了一口冷氣。

來了兩個「弟兄」把小黃牽去了。背上繩子拖有三尺長，一個「弟兄」牽住它，活像街上牽小豬的。另一位「弟兄」揮着一根籐條子——天啦！這就是人與人的關係麼？

大家豎起耳朵聽。起初，什麼沒有。過一會，有聲嚎叫：像隻貓被踢了一腳似的。只「哇」了一聲。但聽不出是小黃的聲音了。過後，又聽叫兩聲，便來提張華。這次，却聽

到一陣塞住鼻孔，按住嘴似的悶叫，聲音延長到分把鐘，才透過氣喘一聲。但馬上又被按塞住了。馬在窗邊一楞神，看着我們：「媽的灌水了！」我見他把牙一咬，臉色更加蒼黃。

老藩凝神想心思，鼻子一皺，一吸，上嘴唇向上吊起，露出兩個大金牙。——他一定有許多好方法罷？——我想。

趙瑤滿臉發火，望着我，想說話。我知道她在想念青。

「馬子山——」

馬一挺身，跟着去了。老藩低聲說：「他不礙事。」我點頭，也說：「你可出去，外路人，沒人認。」他便吟起某人的獄中哀歌來。

槍托子一響，大家低下頭。看地上自己的模糊的影子，便想起昨夜的月色。抬頭再看窗外，一片昏暗，見不到月光了。

後邊起了狼似的長嚎，像一把刀子從大腿丫裏割起，直剖到後腦瓜上。頭腦裏

一震，全身加上不少氣力似的，我坐直了。——等待着。

馬上就輪到我。

一間小花廳上橫放一張大餐桌。兩盞煤油燈被圍在許多大堆小堆的紙張文件裏。團長像閻王坐在中間。兩個額骨鐵似的突出來，眼睛從鏡框裏盯住我，疑心他要把我活吞掉。左右坐兩個軍官。——大概是團附罷？——左橫頭拿筆的該是書記，右橫頭穿竹布長衫的却是楊金城。——這是第二個小裁縫麼？——我狠毒地投射他一眼，他低頭，轉過臉去了。

「你是郭兆文？」鐵青額骨底下的嘴唇一動。

我說：郭兆文也是我，但現在叫郭風。

他翻出幾件油印品，向我裝出笑臉子：「瞧，油印寫多好！我們找都找不着！」

你說。我請你當書記，八十塊錢月——你老實講：甚麼時候加入的？——

對於這樣的誘惑，感到無上的侮辱。想笑，想罵，——但祇說了一句話：「我不懂。」

左邊一位軍官瞅我一眼，鼻孔裏冷冷哼一聲。頓覺有陣涼風從腳底板吹到心裏。——用眼角掃他一下，只見他那冰冷的面孔上有層鐵似的霜。

「這不是你的筆跡？」那軍官用鼻音冷冷地問：

天曉得，那才不是我的字！我——「不知道！」

問題像無數的冷箭，從暗處不斷地射來。緊咬住牙，微閉上眼睛，在頭腦裏彷彿存在着一種偉大的神聖的權力。把我整個身心交付給了它。只機械地回答着：「不知道，不曉得，不懂，沒有……」

拍的一聲響，「揍！」

值堂的弟兄們上來脫衣裳，我自己幫助解了長衫裏邊西裝背心上的扣子。只剩一件汗背心了。鐵青的額骨下面一動：「招嗎？」

我沒理他。於是「綁！」

一丈長的木槓扛來了，兩隻膀子平綁在上面。弟兄們七手八脚地扣繩子，唯恐

還會逃走似的，拚命地緊——粗麻繩靠肉一拉，就是一條血痕。我拚命地想念着頭腦裏的東西。

破銅似的鼻音：「喂，搶十字架了，你！」

我眼睛向他一翻，那左邊軍官就得意地問：「說了嗎？——真要嚐嚐滋味——」  
我看看自己，果然是付十字架。便閉上眼。「沒有說的。」

「揍」馬上一根木槓子摔在地上：「Gung-dung」

腿灣上被踢一脚，跪倒了。木槓壓在小腿肚上。我想現在不再是「十」字，而是個「土」字了。兩個弟兄扛起綁上木槓的膀子。四個弟兄跪在腿上的槓子——每邊兩個。於是一上一下，踩了。

一陣割心的疼痛。從下身湧上來。身上又被綁得棒緊，腸子都要拉脫了似的。從喉嚨裏掙扎出一聲狂叫：「咳——哇——哇——」我相信屋瓦都會震動的。

不知怎麼停住了。那軍官的臉上更加陰暗，用鼻音笑了：「怎麼樣？——這是一



點小滋味，說呢，還是再嚐嚐？」

我狠狠地用眼看他，又看楊金城——他掉過臉去了。

團長像不耐煩，對楊金城：「你說，認得他麼？」

楊金城帶着恐怖的眼看看我：「在街上見過，不認得。」

「再揍！」

木槓子在兩邊地上，「Doi do!」喉嚨彷彿爆裂了，叫。

「不許叫！不許叫！」好像是團長拍桌子嚷。

叫，不是種羞恥麼？——咬緊牙，挺起腿肚子，把整個頭腦集中在那個權力之下，我不透氣地忍住。——居然有種力量，把所有痛苦都帶走了。此刻，我相信世界上確實會有過爲宗教而死的殉道者了。

不知什麼時候又停下槓子。照例再問兩句，我也照例地答。

團長的鐵青額骨一動：「不要他說，等小裁縫來問——明天一起去槍斃！」

感到一陣鬆快，不由地答了一句：『那倒謝謝你了。』

團長也感到侮辱了麼？——桌子一拍：『胡說！——不要你謝！』

我勝利地想笑了。——可是腿灣子站不直。弟兄們過來架住，一直架出衙門，又送進一個連部裏。——那本是××廠的房子。

在兩間高大的倉房門口，站住一個扛長槍的衛兵。高處燃燒豆油燈，隱約地看見一隻角落上有團稻草堆。

弟兄們一聲吆喝，稻草堆裏慢慢爬出個人來。分出一半稻草，放在一根柱子下。弟兄們叫我睡倒，繩子就扣在柱上。

側着身子臥倒，這才深深地喘口氣。

稻草堆裏說話了：『朋友，什麼案子？』

我不敢回答什麼，只嘆口氣：『冤枉！』

稻草裏轉動一下身子，聽到有鏢鍊子響。一邊還哼哼喂喂地叫喚。我才相信也

是個吃官司的。

豆油燈不住擺動它那微弱的光，像不滿意於自己黯淡的影子。衛兵在門外呆立着，連聲大氣兒也聽不見。稻草堆裏也寂然，什麼都死滅了。

想靜靜思索一下，但渴睡了。只模糊地覺到——如今倒很安然了。——於是關着了。

不知是什麼時候，一陣皮鞋和槍托的聲音：「花拉花拉……」

剛驚醒，一雙大皮鞋衝進來：「誰叫郭風——誰姓郭？」

外面好像還在站隊，被拉起身就向外走。有一排全付武裝的弟兄們等在院心裏。我拐着腿走出院子，弟兄們便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槍，圍住走了。——幹嗎呢？半夜裏執行麼？太毒了！

可是弟兄們不向西。——我們這城裏的屠場在西門外嗎？——望東一擡，向家裏去麼？皮鞋踏在石板上：「空空」遠處有迴聲。

月亮正在頭頂上，可是模模糊糊的，連個影子都畫不清楚。街上人家正好睡，店門像兩隻陰森的幽靈，死死盯住你。

果然在家門口站住了，弟兄們輕輕放下槍，強迫我開門。

門剛開，四五十位弟兄們比衝鋒還勇敢地擁進去。爸，不知哪兒去了。哥哥也不在家。嫂子們臉色發白，妹妹躲在房裏發抖，可又要偷偷地看我一眼。一位姨祖母，正病在家裏，從床上滾下來，向領隊的副官磕頭：「老爺，他是個好孩子！行行好！可憐他媽死了……」

沒想他們會把我帶到這戳人心的地方來。只有向嫂子們苦笑。把感情拚命向肚子裏壓。副官費了很久功夫，查完了一堆書，可是什麼也沒有。他有點不服氣，提出一隻預備去廣東的小箱子。——那裏邊是畢業證書，油印劇本，畫片，日本信紙，詩書，簽，一本照片簿（那上面有許多朋友寄贈的小照，和最近鴻珍送給我的一張彩色照像，——背後還有題記。）和些好玩的東西。

再躺到稻草舖上，想該讓好好睡一覺了罷！

九月十六日

朦朧中有人擺佈我，一睜眼——是個衛兵。他蹲在身旁向我擺手，一邊慌忙從地上拾起兩塊磚頭給墊在我腦後，又解鬆我手上藤繩，使得我很舒服地躺平了。——然後拾起倚在柱上的步槍，溜出門外去。

我疑惑是夢中，又睡了……

『拍——拍——』怪響脆的聲音，把我又驚醒。

一睜眼，看見剛才那衛兵用立正姿勢筆直地站在門口。嘴巴上通紅的，有隻肥大的手掌正左右開弓地打上去。而他像根木頭似的，一動也不動。——只有兩行眼淚，無聲地往下流。我奇怪：——他是個傻子麼？

連着那隻手掌，現出一個高個兒班長來，罵道：『你想放他麼？——逃了你抵償！』

衛兵一聲不響，兩眼向前正視，聽着眼淚淌。班長拖出我藏在背後的手，下死勁地又細緊——比先前還緊上十倍。

我看着那付粗大，紫黑，像一般農夫的臉子，刀絞似的難過。想說句什麼抱歉的話。但他的眼睛正視着前面一動也不敢動。

立刻，有人換了他的班。

稻草裏的朋友抬起頭——是個枯瘦焦黑的臉子。從稻草裏摸出一塊「槓兒餅」扔給我，說：「你餓了，吃罷。」

「槓兒餅」焦乾了，但嚼起來很香。稻草堆裏朋友告訴我他是「匪案」——但也冤枉吃的一個騷×女人虧。不是在她家住夜，不會被逮——那女人跟隊上人有一「一手」，她報信的。

突然想起鴻珍——全身覺得悚然——但我自己沒講案情。

那「匪案」姓焦，已經問了兩堂。脊背上抽爛了，現在貼着油紙。

兩隻手發了麻，細的地方像割得痛。駐此地的連長來了，我要他鬆鬆繩子。他答應了，並拿兩個饅頭，一碗豆芽菜給我吃。但他一邊向我問長問短，想套我的話。我只顧吃飽肚子，沒理他。——他蝕本了。

整天，什麼動靜都沒有。

晚上，來了八個弟兄，把我同姓焦的又帶到××衙門去。讓四邊不靠地坐在通信排裏。坐不住，便放倒板凳做枕頭，胸脯子貼地，睡在泥地上。兩隻膀子和腿疼起來了，但一疲倦，也忘了。

不知是什麼時候，有人叫郭兆文，爬起來就跟他走。

來到一個大廳上，這是××館的禮堂。——正是半月前每晚乘涼的地方。廳上中間一張桌子，上面坐的三位我都認得：團長，趙縣長，尚委員。——這是「三堂會審」廳。——昨晚那位慣用鼻音的軍官和一位書記打了橫頭。兩旁還有兩張小桌子。左邊一位不認識，右邊一位是我的朋友邵文。——也是縣××的委員。是來旁聽

的麼？——但是一見我，站起身向窗口去了。

廳上有幾件東西：繩子，木槓，長凳，木壺，藤條子，還有從樑上懸下的一根長繩。這是團長開了口：「今天聽不了了，說了罷。」

我說什麼呢？——「不知道！」

老實不客氣地喝聲「撲！」於是脫衣裳，拿繩子，摔下木槓。我也很熟練地幫忙脫衣裳，等待着。——這時團長打個呵欠，不知怎麼變了計劃：「別麻煩了！——叫馬

恆昌來說！」

叫馬恆昌來說！——我吃了一驚：馬恆昌能「那個」麼？

馬被打得半死的類似的，由兩個弟兄拖來了。臉色像蠟，兩腿站不住，倚在人身

上。他看看我，那眼睛想說話。

「你說罷，」團長向馬：「他是什麼？」

馬眼睛盯住我：「他是××盟員。」



我不相信這是馬嘴裏說出的話。睜大眼睛看住他——他也愁苦地看住我。我忽然明白了：心裏反有陣歡喜。他在無可奈何中輕脫我不少。

「還賴麼？」我抬頭看見那鐵青的顴骨。

「哦……」我恍然大悟似的說：「××麼——這我知道，加入的！」

「昨天爲什麼不承認呢？」

我帶着責備的口氣：「你們爲什麼不問××呢？要是問我××，早說了——這有什麼××，不應該麼？街上不還有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這難道也犯法的？」

團長生了氣：「混賬！——××就是口口口口——你不知道！」

我就大大吃了一驚地，反問：「真的麼？」

團長把檯子一拍：「胡說！——還狡賴！——揍！」

左眼角上「拍」的炸出許多五角形的火花，右眼角上連接着也是「拍拍」一個跟踉，我站不住，倒在一個弟兄身上。

耳朵裏聽到那破銅似的鼻音說：『哼，這兒是寒風社，不是薰風社啦！——別在這兒演戲呀！』

我氣得發昏，頭腦糊塗了。有人給噴冷水。那嗡嗡的鼻孔說：『擄去溜溜，他受刺激太重了！——哼！』

聽到他那冷笑，便想反抗一下。——可不成，腿軟了。被人拖去兜個圈子，睜開眼，天已經發亮。老爺們打哈欠，但還照例地追問這，那。我也照例那末回答。團長不耐煩：『夠了！夠槍斃的了！帶去！』

老爺們的渴睡使得忘了尊嚴，拔起腿先走了。邵文走在後面，見他背我偷偷拭眼淚，我倒替他難過。——這好心的朋友！

一付新的鐵鍊等着我，釘了，回到××廠，姓焦的可沒回來。

九月十七日

彷彿做了一個長夢，今天才醒過來。

算算賬——至多，上西門外，夠痛快的！要不，還能老不見太陽，山高，遮不住太陽！——還有崩倒的日子哩！我打算怎麼過生活！

午後，搬家——給稻草舖搬到姓焦的那地方。

十點鐘和五點鐘，開飯——每頓兩個饅頭。這是團部裏一個小伙夫送來的。這傢伙夠壞了：每頓來都發脾氣，不是催快吃，就罵東罵西，怨送飯，跑路。我就像是他的出氣筒子。

傍晚，來一位營附，和我談談：幾個圈子一兜，便問：「爲什麼要加入呢？」我笑一笑，「沒有呀！」營附便去了。

不一會，第三營營長來了：穿着挺漂亮的馬靴，一進門就笑：「你在這日本麼？」馬上問我是哪一年。

我說是十九年的事。他懷疑地問我：「我是郭松齡倒戈那年在東京的，怎麼沒

見過你？」

我正想笑。他又嘆口氣說同情我的遭遇。於是談東說西，一霎眼就又問道：「你在東京加入的罷？」

我打個哈欠說要睡覺，營長只好走了。那知一位中校團附老爺又來了。我只好閉上眼，裝睡着。

九月十八日

家裏托鄰居李老闆送條蓆子和棉被來。團部一個勤務兵跟着他。想問兩句話，他却牙齒打着戰。轉身就走。到門口，又掏出兩吊錢銅板給我零用，說聲：「你父親南邊去了。」

勤務兵問我：「你叫郭風——周小石是你姘頭嗎？」他笑了。

我真呆了。沒有回答。他又笑道：「她倒承認，你還賴嗎？」

這真是出鬼！

這兒是兩大間倉房。一間敷磚頭，一間敷地板。我在地板角落上舖上稻草，拾起磚頭沿簾邊鑲住它。晚上向簾上一躺，怪舒服的。——豆油燈照出笆斗大一個光圈，昏昏糊糊的使你什麼也瞧不見。屋子裏是個大黑洞，蜷在角落裏更覺黑暗如海了。微閉了眼，那點火豆子像仙人的什麼明珠似的，怪迷惑人。連部裏吹過熄燈號，什麼聲音都沒了。却從牆縫裏透出高亢的胡琴弦子響。再聽，還有女人的喉嚨在唱京戲，男人猜拳行令。——這是人家吃花酒。可是風一動，就聽不見，我總疑惑那唱戲的是鴻珍。

九月十九日

進來時身上有兩塊多錢，團部發下來了。就請勤務兵買一條香煙，一包醬菜，和一部水滸傳。勤務兵要我開條子，就用「隸書」寫了。停會勤務兵又來，說水滸傳不

許買改買紅樓夢罷。

紅樓夢買來了，連長來看看那石印畫像。臨走向我說：「你同張華倆頂不漂亮！」

該吃苦——告訴你張華吊了兩夜！」

感到無上的快活。張華能熬得住，我放心了！

一口氣，看完十回紅樓夢。

九月二十日

駐××廠的軍隊原來是担任城廂勤務，兩禮拜一換的。今天調了第九連來。連長是個東北人，很朋友：叫人給水我喝，讓看看報。——於是在一隻飯碗裏洗了臉。——這是六天來的第一回。

今天才知道倉房隔壁是團部軍械室副官住的，僅隔一層薄板。睡在舖上，可以從板縫裏看見那副官的床和桌子。

午後有兩位團部書記來副官室玩兒。一位書記說：「朱志藩夠漂亮！」那計劃書真寫得呱呱叫！——足有三萬字！」

另一位却讚歎小黃的狡猾，說他「聽簾鞭子響，就撲倒一讓，有一鞭子打到牌副官身上去了。」——於是大家哈哈大笑了。前一位書記說：「小黃寫的也不壞。」——只是比朱志藩的差多了。」

末後，又放低了喉嚨，說了幾句，便哈哈大笑。我不相信這些鬼祟的私話。——說不定是種奸計。

拿過紅樓夢來讀，遮斷那些談話聲。

九月二十一日

今天注意了這裏毛廁的環境。牆那邊是××小學。校長正是小黃的哥哥。我聽得牆頭離登坑的石頭僅止一人高，有凳子定可爬過去。——這時衛兵正盯住我，一

驚，便送過一枝香煙去。那衛兵回頭瞧沒人，才接了。

這位連長規矩鬆，弟兄們胆子大。日裏瞧他不在家，便進屋子裏談談。有兩個還夜晚進屋來打盹兒。他的一個勤務兵，是十七八歲小孩子。下晚找我替他寫信。心裏一動：別上當呀！是套我筆跡麼？——可是必得寫，便改了字體，胡畫了兩張。停一會，那小子捧了兩手花生來給我吃。

紅樓夢看完了。扳起地面上磚頭，砌了一個矮桌子和坐凳。

九月二十二日

今天在黃豆芽裏發現一根肉絲子，放嘴裏咀嚼了分把鐘。

二哥從×縣趕回來。帶有一封營救的信。見那團長。然後來看我。說團長說的：朱志藩，黃進，馬恆昌都「××」了，得到最好的待遇。如果我肯，馬上沒問題。我暗暗吃了一驚，便對二哥笑笑：「這是騙局，別上他當！」二哥也不能駁我。說再想好辦法。



今天第一次見到家裏人，很高興，天一黑就睡了。

才睡着，有人推醒我。一看，是衛兵寬肩膀，高個子，方下巴，一張嘴足有四寸來闊，眉毛烏濃，眼眶特別大，瞧着你叫人害怕。我以為這傢伙是天老爺加料做出來的。一驚，便坐起身。

「小兄弟，」他毫不客氣地向我撮撮嘴，招呼：「你的案子怎麼樣要緊嗎？」他眼睛向外瞟。

我簡直不敢回答他，便笑笑：「沒有事。」

那傢伙走近我，——一股大蒜氣味撲上鼻子。低聲說：「有什麼事，告訴我不好，跑它丈人！——跟我上河南那兒兄弟多哩！」

我嚇得透不過氣。只偷眼防外邊有人來。

「別嘆氣！」他燃上煙捲兒指我腳上：「釘上這玩意兒的才是好漢！在河南被他們逮住了，硬說我是那邊的營長，奶奶的，一蹶跑了！——不在這兒當兵嗎？」

我斷不定他是什麼路數。怕上當，又怕失了機會。只說現在看來不要緊。

『不要緊就好。——要不，敲斷這雄東西！我跟你跑！』

我乾笑着：『好的，好的。』又偷看隔壁有沒有人，

他摸摸鑲鍊子，罵：『要不這雄傢伙，現在就放你走！——還好，有錘就敲得了！放

心罷！』他拍拍我：『小兄弟，有壞風聲，找我！』

正想抽枝烟敬他，却拖了槍站出去了。

這一夜，簡直睡不着。

九月二十三日

鐵鑲把襪子擦破了。給襪筒子捲成幾層，也通了。想了半天，用破襪筒繫起鑲圈，再用繩子拉起鍊子，扣在褲帶上。嘿，輕鬆多了。在倉房裏連兜了二十幾個圈子。

今天不見那河南老鄉來，很想念他似的。晚上上班的是個安徽臨淮人，瘦個子。

在班上不住吐口水。敬他烟，躲在牆角裏吸了。臨下班，他見我烟多，討了一包去。

那河南老鄉就沒上班——自己有幾分安慰，真是騙子嗎？

九月二十四日

紅樓夢又看完了第二次。沒書看了。請連長的勤務兵買枝鉛筆和本練習簿子。飯後補記十四日以來的日記。

河南老鄉一直沒上班。那安徽老鄉同我談弟兄們的苦處：五個月沒關餉，只發六成伙食費，伙食費上剩下錢來，還是不發。上面給你買鞋，買襪，買毛巾，牙刷，用個光不算，買東西還加你碼子。一個銅子兒也沒花的，別說抽煙了。

我又敬他一枝煙。

晚上，躺在舖上背紅樓夢裏葬花詞——居然透熟。

九月二十五日

三哥來看我，送來一罐肉醬，一盒棗泥月餅，面盆，毛巾，牙刷，牙粉。——於是正正式式洗個臉，吃了一頓。三哥告訴我：四處托了人，教放心。——不會有危險。

下午，太陽慢慢上了對面的屋頂。那影子離屋脊還有四尺多點。忽然相信起命運似的，對自己說：到屋脊上沒了太陽，如果能背誦十次葬花詞就什麼事也沒有。

「只背九次呢？」問自己。

這末決定——九次，是六個月；八次，是一年；七次，三年；六次，五年；五次，十年；四次，十五年；三次，就是無期；三次都不到，活該槍斃！

「花謝花飛飛滿天……」我背了。四次沒有完，太陽影子躲到屋脊背後去了。我吐口吐味：「呸，你還相信命運麼？」

簡直看不見河南老鄉的影子了。

九月二十六日

上半天洗襯衣，手上搓出兩個水泡。

連上弟兄們操演刺槍。一陣一陣喊：「殺！」「殺！」「殺！」那連長跟弟兄們調話：「喊殺要喊得兇！——不兇還能打仗嗎？來！——殺！」

我怕聽這種兇聲。又背起葬花詞來。看看屋頂上太陽已經背了九次。——哦，六個月嗎？——雖不相信，也很喜歡。

晚上，隔壁副官室裏有人談到我們這一羣——

「朱志藩的計劃裏說得真厲害！——要是那軍事計劃實行了，我們可倒了楣了！——說不定做俘虜罷！——哈哈！」

「像朱志藩這樣，做做俘虜也不錯：吃包飯，抽香烟，喝酒，剝螃蟹，尋嗎？——你瞧

他寫的字嗎？寫的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孟子上的。』

出鬼有什麼計劃？——吹牛！——真是有計劃地騙我麼？

「馬恆昌不會寫字麼？」

「他是個學徒的，能寫什麼呢？——你瞧，寫了三天才寫一張紙。——什麼也沒寫出來。哪能比？——朱志藩人家是留過學的！」

這個牛皮就吹炸了：馬恆昌果真不會寫文章麼？哈哈！

我拿出月餅來吃。一數，少了一塊！奇怪！

夜裏醒了，見安徽老鄉坐在我磚頭台子上嚼東西。明白了，便閉上眼不驚動他。

.....

十月六日

今天才看見那位河南老鄉，吃了一驚：瘦得不成樣子了。扶着牆，到院裏晒太陽。問班上的衛兵，說是「打擺子」，病了十多天。不知怎麼，見他那付高大骨架却軟弱

得成這形兒，怪難過。

午後換防：第九連開走，調第七連來接防。我站在倉房門口，想再看看河南老鄉，偏不見了——真是說不出的悵惘！

爲什麼那樣胆怯呢？——我恨死自己！

十月七日

新來的七連連長是個矮胖子。腦後的肉形成幾道浪紋，遠看更怕人。整天聽他罵東罵西，一根簾條子是不離手的。

下午來上班的是個瘦得可憐的孩子。看樣兒至多十六七歲，滿臉病色，骨頭快透出皮外了，膀子像根拐杖，步槍都搯不動似的，歪着身子。不說別人，就是我，三拳也好打死他。

他站了一會崗，便倦了！在房裏檢兩塊磚頭坐下。冷不防矮胖連長一頭走來，劈

頭劈腦抽了十幾下籐條，又刮了幾個耳瓜子，踢上兩腿。那孩子動也不敢動。——我才知道這是服從。

不一會，胖連長和軍械室副官在院子裏談起鑿子裏姑娘來了。不知怎麼一下說到鴻珍。我抬起耳朵聽。

「鴻珍那小×，你沒見過？——她媽的脾氣還怪大哩！——那天去查夜，帶住小裁縫一道兒。她家沒客，自己躺在床上。我掀開門帘一看，沒人。——哼，她動都不動。我叫『起來！』她還不願意，說：『沒有客人呀！』沒客人就不該查嗎？我叫：『滾出來！』哼！她媽的還扭頸子哩！上去給她『Pai Pai』兩個嘴吧子，哼也不敢哼了她媽的……』胖連長不知低聲又說句什麼。然後：『那照片你瞧見嗎？』

我的汗毛都豎起來了。——這夜沒睡着。

十月八日



今天一天不舒服。

下午大哥來，沒有帶來可喜的消息。寫了兩封信出去：一給青，一給上海一個舊朋友。

夜裏來上班的是昨天被撲的那病孩子。我躺在舖上還沒睡着，他倒又蹲在地上，倚着牆打起盹來了。我咳一聲，他沒醒，我心一動。

試驗看，穿起鞋子走到他面前，還沒醒。

在舖前靜靜站了許久，想這想那——

地下有的是磚頭，對準腦袋，一下子不就完了麼？——院子裏有張凳子，從毛廁裏上牆，正好！——可是怎麼出城呢？——向隔壁副官室裏一瞧：有把傘倚在板縫旁邊，抽過來也不難。一撈開，向下跳，是不會跌傷的。——錄，出了城，找東西敲掉他媽的！怕沒辦法嗎？

吸進一口氣，向那病孩子走過去。——在他面前，站住了。——還要試驗一下麼？

——我懷疑着。

『喂！』不知怎麼用了太大的喉嚨。

那孩子吃了一驚，馬上站起身，做成立正姿勢。

我笑，他也笑了。便說：『小便去。』

小便過回來，那孩子倒又呼呼地睡了。絕沒想到有一個人正要謀害他的性命。

——真使人難過！

——那末一個瘦弱的孩子，已經怪可憐的了！同他有什麼仇呢？……

慢慢又想到：跳過牆不一定沒危險，出城也不一定找到鐵錘，而隔壁的雨傘也不

會順利地拿過來。——還有，家……

躺在舖上，看那甜睡的孩子，感到慚愧。

十月九日

二十多天來除了一天給兩頓饅頭，沒人管。今天飯後，忽然來個弟兄，說提堂。

馬上跟他走出××廠的大門，向東一看，簡直心花怒放！——路上站着一排人等：老藩，小黃，馬恆昌，張華，跟小裁縫。見到散失多年的親人，骨肉似的：我要擁抱他們！他們都無聲地向我笑，臉色像傷了臉的麵團子，白裏透黃。枕枕頭的地方，頭髮分成上下直矗着。腿底下，除了小裁縫，都有一付鐐。但他們的不響：鍊子都纏上布，鐐圈子也不掛在脚面上。用帶子吊住了。

約莫十五個人押護着。末後跟一個護兵：黑軍裝，黑綁腿，緞鞋，手裏提個馬鞭，腰裏掛架「盒子」，一付大紅的穗子足有尺半長，一擺一擺地怪閃眼；右邊皮帶上另插一枝「勃郎林」——我們六個在這行人中間走着，向小北門：是上總部去的路。一路默默地前進。在小北門街上見到張華的父親：他在我們行列的前面走着，約莫三十步遠。三步一回頭，兩步一轉臉，彷彿被人追得無路可走的狗，不住地恐怖地向後張望——叫人怪難受。

在小北門口又見到妹妹，恐怖地，但又貪饞地盯住我：我知道她想奔過來——去母親剛才半年的孩子……

總部設在銅元局的舊廠裏，大家在那轟天的高烟窗下面散亂地坐了。十五位弟兄在外圍成個圈子，那護兵耍着馬鞭，在人檣裏穿，像位檢閱官。——仔細一看，知道他是那天站在張華大門口的一個。

我用眼看他們。老藩，小黃，張華都一起用眼指小裁縫——小裁縫還穿着中秋節穿的那件黑夾袍，瑟瑟縮縮地夾緊肩膀，低着頭，像被困的老鼠，骨碌骨碌翻他的眼珠子；一碰見我的，便很可憐似的笑了。

那護兵很隨意地敲一下小裁縫的頭；他一讓，又很可憐地陪住笑。護兵老爺再順勢括個耳光：「媽的×——扒灰匠！」

我明白了：這整個案子一定是小裁縫「扒」的「灰」。

立刻想起那許多可笑的好計，便眼盯住老藩，用脚尖在沙土上畫出一個符號：

「？」

老藩向我苦笑，嘴角上露出兩條金絲。過了一會，才也用脚尖在地上畫出「人道」兩個字，再把兩隻腳站在字上。我知道這是表示「站在人道的立場上」。——然後，苦苦地向我搖頭，一聳肩，撇開兩手。

被雷擊似的，大吃一驚。——什麼真的！——我啞口無言。

老藩又安慰我似的，向我拍拍胸口，我點頭笑笑。

小黃在一邊畫着腳。向小裁縫狠狠地一瞪，那些酒刺又紅起來。轉身問我：——

用手做寫字的姿勢，再把眼一抬——是個「？」號。

我搖頭。小黃和老藩都會意地點頭微笑。

那護兵片着手掌，向小裁縫頸項頸子一砍：「擦——狗入的！大家都吃你的

虧」

四圍的弟兄們都笑了，有個弟兄問：「少尉老爺，軍裝呢？」

另一個回答：「屌——少尉！」

小黃同老潘都扳起手指做成手槍，向小裁縫放一槍。

我才想起胖連長說過帶小裁縫去查夜的話——小黃又向那黑衣護兵「老陳，小裁縫穿軍衣打過幾回茶圍？」

「嘿，十多回哩！——跟連長啃「局皮」——喝×水哈哈！」

小裁縫急得滿臉通紅，勉強分辯着：「我沒要穿，也沒要做官呀是——是團長叫我的……」拖着哭腔。

小黃趁這大家哄笑中，低聲向我：「這忘八蛋胡說八道，亂咬，沒辦法！……」他那雪白的上牙咬緊下嘴唇，無可奈何地嘆氣。

我不知應該同情呢，還該憤恨。低着頭，在失望中煎熬着。

小黃指我，指張華，豎起兩個指頭，再擺擺手。——這倒又給我一些歡喜。看張華，坐在對面向我微笑哩。我鼓勵似地向他點頭。——順眼又看見馬恆昌他苦悶。

地瞪着我，順眼掃一掃老藩和小黃，輕輕搖頭。——我默然沉思着。

連自己也不相信：——在馬和張的堅忍的面上見到一些光輝似的。

突然想起自己的問題，便向老藩和小黃打個手勢。老藩的回答是：「不認得。」

小黃却畫了兩個英文字母。

我立刻向小黃指着馬，寫兩個字：「××。」又嚴重地向他翻眼，要他改正一下。

——小黃一楞，點點頭。

來兩個弟兄，把馬叫去了。於是什麼動作都被監視着。

小黃張華之後，輪到我。

這是總部軍法處的法庭。不很大，却威武：門口兩個衛兵，手執大刀。法庭上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法官，含着烟斗，身旁是劉團長和一位書記。案桌前有籐條子和軍棍，四圍站八個端好手鎗的衛兵，虎視眈眈的。

老法官夠厲害的：不動聲色地只問一個問題：你到底是不是這個還是那個的？

兜幾個圈子，又回到本題上，便一口咬定我是什麼，說是黃進說的。

我暗暗歡喜，要黃進對證。——黃進來了，沒有向我看，低聲說了一句同法官一樣的話。

不由得頭頂上冒火。看小黃——他始終不轉眼。——我祇說一句話：「他錯了！」出了法庭門，小黃低聲說：「我書面上是這麼寫的。」

癱軟了似的，回到××廠就睡。——什麼都幻滅了！我失望！

夜裏，對着那豆大的火燄發楞。我討厭它的跳動，要撲滅它。門口衛兵的刺刀，一幌，一條金蛇鑽到黑暗裏。——又倒下身來，彷彿從溶解的雪堆上場倒下去，掉到一個不可測知的深淵裏。

十月十日

一早，弟兄們都南校場受檢閱去了。只剩幾個衛兵在看住我。三哥來說：事情有



了大轉機，我們要被解到省會去。

總部有那末便宜？——我看見他們鎗決過若干土匪剝光了衣裳，五花大綁，插旗子，用一連人衝鋒似的端平槍，護衛着游街，示衆。——如今會送省會去？我不信。

——這是二哥安慰我的罷？

但昨天的那些失望，懊傷，都沒有了。——那是徒然的。

我幻想着：——有一連人端平了上起刺刀的長槍，衝鋒似的護衛着，而我

要——

下晚，來了一個勤務，叫我搬進××衙門去住。

還是中秋夜候訊的那間屋子，有不少人在裏面。一聽見我的鑼響，大家歡叫起來：『歡迎！歡迎！』

小黃，老藩衝到門口，舉起手馬，張也從一個通長的大稻草鋪上爬起來。楊金城，小裁縫站在屋裏向我點頭。我來不及招呼。

老藩重重地拍我一巴掌，小黃接去我手裏的棉被，扔在鋪上，說：『同我睡一起！』張華文靜地笑着，叫我的渾名。馬恆昌焦黃的臉上也露出笑，說：『到齊了！』窗外門外圍了不少弟兄，看看歡喜得發狂似的我們，也笑了。

我奇怪着問：『爲什麼讓我們到一起？』

小黃的嘴唇一蹩，露出那排雪白的牙齒，笑道：『要放我們回去啦！』——眼睛盯住我。

老藩勒緊了嗓子，嚷叫：——他是學我的聲音。——大家笑了。

稻草鋪佔了半間屋子，大家都圍坐下來。——小裁縫和楊金城却退在牆角裏，不和我們一起。

簡直記不清我們從那裏談起的，也不知道那來的許多問題。不家都沒停過

嘴。——小黃說的頂多，薄嘴唇上都起了白沫子。我便忘了昨天的事。

小黃把我拉在一邊，低聲地問：『知道麼，消息？』

我告訴他三哥說的話。他不相信地笑了。然後抓住我的手說：「你別怕——今天的消息，我們五個人：老藩，馬，張，你，我。明天正午十二點鐘，一路走。」——他苦笑着。十二點鐘是和「正午三刻」一樣意思，我知道。

但我不很相信。——三哥說的消息反使我懷疑有些真實性了。

「這兩天消息很多。」他搯掉一個酒刺，說：「先說是三個，老藩，馬，我。——又說兩個：你，張華。加上老藩陪綁。——都不好相信。今天的消息正確，嚴重。五個人又合理。」

老藩又跑過來：「蠢種！——害怕嗎？」——他咬出金牙齒。

我才不蠢哩！——既是真的，很好！——馬上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痛快。——有幾分像便秘後瀉了一次肚子，有幾分像剛洗過一回澡。

張華還不知道。他們怕他感情脆弱，吃不住。我說一定得先告訴他，臨時更吃不住。於是向他說明了，並沒發生意外的事，只是默默地沒說話。

於人世間的一切留戀，都被驅除到頭腦以外去。我們只寶貴着當前的一些時間，使它毫不浪費地度過去。——於是談。

對於老藩和小黃的一些芥蒂，不知道消失到哪兒去了。

不斷地有人來看我們。——副官，下級官，號兵，都以戀戀不捨的眼光在我們身上轉。

一個小兵兒來向小黃搗句鬼，便把一件洋緞夾袍子拿去。小黃告訴我：「他知道我的衣裳不會再穿，要去，預備將來開小差。」老藩掏出一隻掛錶，送把那穿黑軍裝的護兵。那護兵抱歉地，但又很歡喜地笑笑，拿去了。

另外兩個勤務兵要去幾件襯衣，還有一個四十多歲的傢伙要小黃的棉被。小黃有幾分生氣：「今晚還要蓋呀！——明天給你！」轉臉向我們說：「媽的，現在橫豎不怕他了！——只爲了教他買瓶鑼水，」指他的錶說：「爛它的，也沒用！」

於是大家談「逃走」。據說，我們另外一位朋友，王芝生，被小裁縫捕到手，又跑

掉的。——接着談小裁縫：我才知道是他第一個被捕的。團長允他捕兩個人，放掉他。於是捕王芝生和楊金城。有了楊金城，他倆打伙兒又捕了我們這一羣。

衛兵和站開的弟兄們走進來了，你一個巴掌，他一個嘴巴子，打得小裁縫沒處躲。有個說：『媽的！人家五個就送在你手裏！』

小裁縫也幾乎哭下來。可是我們沒功夫理他。楊金城女人似的在結毛線衫，小黃嘴一撅，『老郭，你該失戀啦！人家趙瑤愛上他了！』

張華先撇嘴，笑了：『好不要臉！——自作多情！』

這才看見趙瑤——她住在對面一間副官室裏，在門口向這邊張些，面孔却紅紅的。——我點點頭。

原來趙瑤有天買了蛋糕，送給大家吃。也送給楊金城。勤務兵却騙他說專送給他的。於是他發狂了：天天念着趙瑤，說她在單戀他。

張華放大聲音，學着怪腔：『她單戀我哩！』

我問到趙瑤。老藩却在鼻子裏一哼，說：「她一着急就胡說：說你是她男朋友，說我是……」——老藩臉上有些發灰。

但立刻就又談回楊金城身上：這個中學生，在我們眼裏成了個可笑的卑鄙人物。他吹牛，自私，小氣……

胡副官來了。問起馬的家庭，聽說他的伯母和母親，都是寡婦，合有這一個兒子。便可憐他，又責備他地說：「看這怎麼辦？兩個老人靠誰呢，將來咳！不孝的兒子！」

我們都在鼻孔裏冷笑。接着，準尉號目來了，他看看我們，嘆口氣說：「你們諸位還要什麼嗎？弟兄沒有能力，幫不了忙的事，是沒法。——祇要做得到的，沒有不幫忙的。說罷：有什麼事，趁這會兒給諸位盡力罷！」

我們懂他的意思，老藩跳起來搜集各人的錢，請他去買三聽美麗烟，三瓶酒，和一些下酒的乾菜。

在稻草鋪上開了我們的筵席。小裁縫和楊金城不肯參加，於是我們五個人圍

攏了。老藩套了瓶口就喝酒，說：「這是我們的「最後的晚餐！」」

大家看一眼我們的「猶大」——小裁縫和楊金城。冷笑了。

弟兄們圍來的更多。我們痛快地喝着，吃着，談着，——從各人分手談起，談吃刑，生活，希望，和周圍的人物；於是又讚美，咀咒。

張華最恨的是那不許剝饅頭皮的小兵士，小黃恨那買鐵水的傢伙，老藩却說那中校團附夠朋友，我，自然記得那用鼻音說話的團附，是個「陰死鬼！」

我們像不再用頭腦思想什麼，只是隨嘴談……

號目慌慌張張跑了來，搶了酒瓶就去，說：「團長說，給酒吃是犯法的，對不住！對不住！」他跑了。

雖然罵了他兩句，我們的無酒的筵席還是繼續下去。烟捲點燃了，滿屋裏飄繞着烟霧。大家都有幾分醉意似的，互相親愛地注視着，像是一羣戀愛着的男女。小黃跟老藩說話頂多，我又喜歡起小黃的鋒利的口才，和老藩的略帶名士味的風度了。

張華有幾分女性似的嬌弱，馬恆昌却和平常一樣沉鬱嚴肅。從心底有股衝動，我要擁抱他們每一個人。

這是多麼使人留戀的夜啊！

弟兄們默默地看着，不再用閒話打擾我們的豪興。小裁縫和楊金城在一邊感到孤獨似的不安。點名號，熄燈號，一次次吹過，聽了，都有種從未有過的喜悅。夜是那末濃濃的，使人沉醉。不是環境不允許，我要大聲吼叫，歌唱。

我去小便，馬恆昌同我一路。一個衛兵跟住我倆。

在廁所裏，馬恆昌低聲向我說：「冷靜點，別瘋狂！」

我緊緊抓住他的手。

他更放低聲音：「鎮靜，忍耐，保持到最後……」他又向屋裏一望，說：「他倆……」

唉……但現在，不管了……」忽然，他緊張地問：「我的事，知道麼？」但我什麼也沒寫！」



『我知道。』我說，便走回去。

跟着我們的衛兵忽然問我：家在哪兒有什麼事要他做——他的聲音帶點節

動。我說沒有。看他符號上的名字，是『高漢溪。』

於是，又更熱烈地談論……

我和小黃睡在一起。左邊是老藩同張華，右邊是馬恆昌。大家睡在被裏繼續着抽煙，低聲地密談。

不知什麼時候才停止的。

十月十一日

醒來已經九點多鐘。鋪頭的三聽香煙空了，只剩一堆煙幕兒。大家一骨碌翻起身，都急忙洗了臉。

老藩和小黃低低說了幾句話，然後聚集了五個人，商定了這兩件事——第一，

無論如何，大家要堅持着不脫衣裳。綁是沒法避免的；爲什麼脫光身子？那是多醜惡的形狀！第二，大家準備背熟了歌，並決定……但爲了統一計，並推定老藩做無形中的導率。

各人臉上放出堅決的光輝。

好像話都被昨晚說完了，大家緊張地沉默着——這是一個等待罷？

我默唱着歌，同時想起許多端平槍衝鋒似的兵士護衛着的行列……

楊金城無精打采地結着毛線衣。小裁縫遠離着炸彈似的躲在角落上，趙瑤焦急地向這邊張望，我們只對她揚手微笑。

弟兄們忙得很，進進出出。沒有人來看我們。只有昨晚那衛兵——高漢溪不時走來，看看我，臉色帶着淒苦，也沒說什麼。

有一排弟兄排隊出去了。

我們更緊張地等待着，各人的呼吸都聽得見。有時碰見別人的眼睛，便微微一

笑。

緊張的等待。——像一口馬上要炸裂的汽缸，幾乎不能忍受了。

突然——『達達帝……』

這是「午號」

怎麼過了十二點鐘麼？

大家從鋪上跳起來，問衛兵，問副官，都說：不錯，十二點了。

老藩拍的立正，舉手：『事務長報告——今天沒有事！』

透了起的皮球似的，大家都怪異地笑了。睜着眼睛。

同時，掉了什麼寶貴的東西似的，有一陣失望之感通過了全身。——我倒頹喪

了。

小裁縫也像活過氣來了，擺出一付苦巴巴的笑臉子，走近我們，說：『都是你們

自己害怕的，本來沒有這回事！我不是說，說叫你們放心麼……』

老藩不由得生了氣，衝着小裁縫：「你別得意！——媽的，老子們不去，先幹掉你！」搶上去，就捉小鷄似的抓了小裁縫的領子，向鋪上一扔。

小黃叫聲：「來！」便反剪了小裁縫的手。

張華跑去對胸口比了一槍：「*plai*」，然後順勢刮了兩個耳光。小黃想踢他一脚，不防給鏡絆住了，幾乎跌倒。生了氣，攔腰給了一拳。老藩也弄他兩個腦瓜子。小裁縫嚇得發抖，只是說：「我說的好話，好話噯！」

衛兵們都笑了。楊金城也裝着笑臉。小黃還在打。

不知怎麼起了一陣反感：有什麼權利打他呢？——難道我也氣小裁縫。

衛兵和看閑的弟兄們都來了，小裁縫在衆人笑罵毒打中只是哀求。屋子裏鬧得一團糟。

下午，來了消息：——今天總部裏「出」了兩個匪案，團部裏弄誤會了。——但我們的嚴重的形勢並沒減輕。

晚上，小黃來和我談話。他說：『此地總部裏給了我們一個欺騙，而跟着這一個欺騙，必定來個最大的危險……』他停頓着，掐掉一個酒刺。又說：『現在老藩有一條路——馬上拍電報給××部，就說此地欺騙了我們這一羣人！要他把我們提到那裏去——』他在這裏頓住了。換了一口氣，說：『現在的問題就是你和張華。因為你們並沒有寫。』他立刻又堅決地說：『但是不成問題！正好趁這機會，一起聯名拍個電報去——我叫我裏拍——張華已經答應了。現在就是你——』他換了一口氣，抽口烟。低聲地，很感情地：『老郭，我們是老朋友了……』

老藩也走過來，向我笑着：『怎麼樣？』他也低了聲：『別傻了！我同你仔細談談罷……』

我立刻有點昏糊，像一交跌在雲端裏。頭腦失了作用。只聽得一些斷片的詞句在耳邊響：『……錯誤，……欺騙，……傾軋，……人道，……』

勉力掙扎一下，讓自己腦筋清醒過來。找着馬的所在——他正睜大眼睛望着

我。那眼睛裏像自無數銳利的針刺，尖毒地刺進我的頭腦。

我直起腰，喘了一口氣。向他們搖搖頭。說：「我不……。」

小黃吃驚地向我翻着眼。

.....

一九三六，六一。